

● 選譯叢書 3

李圓淨 編著
池中生 翻譯



鑑

今譯

西元2013年初版 / 高雄淨宗學會出版組



為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要名結好；
修業，而欲驚世駭俗；植節，而欲標異見奇。

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荊棘，

最易夾帶，最難拔除者也。

須是滌盡渣滓，斬絕萌芽，纔見本來真體。

《菜根譚》



《人鑑今譯》序

《人鑑》一書出版於民國三十六年，原為連載於羅漢菜雜誌上的故事圖說，由李圓淨居士編著，每單元以一個德行為主題，採兩則故事正反對照，並搭配上王雲軒居士的插畫，使其圖文並茂，重重相攝，更加引人入勝。其後由於收效可觀，影響世風甚有助益，李圓淨居士遂續編至二十五個單元，輯為一書，並以唐太宗讚魏徵言：「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鑑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因名為《人鑑》。

李圓淨居士（1894—1950）是廣東三水人，本名榮祥，別號圓晉，又署無相，「圓淨」是印光大師賜與他的法名。李居士出生時中國遭逢列強亂世，因此他的一生可以說是風雨飄搖中度過，不過也正因如此，更激起了他匡世濟俗的使命感。李居士先後編著了《佛法導論》、《護生痛言》、《到光明之路》、《印光法師文鈔嘉言錄》、《觀音菩薩靈感錄》與《人鑑》等書，弘一法師與豐子愷嘔心瀝血的





《護生畫集》更是由李圓淨居士所編輯。李居士在《人鑑》跋當中曾言：「此書脫稿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和平之日，今執筆為跋，時局已險惡萬狀，為念心地平則一切皆平之說，則一切胥由心地之未能平可知也……。果眾生心地悉平，大地饑湯冷卻，人鑑歸於無用之時，則何善如之？余日禱之！」這番話不僅是李居士的肺腑之言，恐怕也是當時有志之士所共同期盼而未可見的！

高雄淨宗學會有感於此書濟世之意義重大，今委託末學將全文翻譯為淺顯易懂的白話文，並就歷史資料加以補充，使李居士所引用的故事更加生動活潑，一來以迎合世人的閱讀習慣，二來也可使前人的精神得以延續；不過此次出版，學會只將重點專注在李居士的文字上，原書的插圖就不一一收錄。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全書七十五篇文章之中，兼也提倡護生、拯難、修福、念佛的觀念，因為當時李居士深受佛法與新時代觀念所影響，希望能使大眾行善修德的範圍與格局更加擴展，於是不再只強調傳統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廣洽法師在《護生畫集》序言中說道：「蓋所謂護生者，即護心

也，亦即維護人生之趨向和平安寧之大道，糾正其偏向於惡性之發展及暴力恣意之縱橫也。」末學推測，李居士創作此書，必定也是本著救護眾生的念頭，欲拔一切眾生苦，今得以翻譯整理前人大作，末學既感榮幸，卻也慚愧，因著自己學問疏漏，害怕曲解了李居士的深意，如有翻譯上的錯誤，還需讀者不吝來函指正，使他後再版之時，全書更為完備。最後，特別感謝高雄淨宗學會給予末學為古德傳聲的機會，普願天下共讀是書者，同受法喜。

歲次癸巳池中生寫於高雄





人鑑今譯【目錄】

一、忠	1
甲、矢忠誠寇讎景服……………	2
乙、耽逸樂百姓相輕……………	6
二、孝	9
甲、冒霜雪扶棺跋涉……………	10
乙、藏熱飯累母奔波……………	13
三、悌	16
甲、感長兄歡欣團聚……………	17
乙、遇時賢消弭參商……………	19
四、節	22
甲、名士鍾情甘守義……………	23
乙、村婦拜金賦化離……………	26
五、信	29
甲、重然諾不違千里約……………	30
乙、欺老友致喪一生名……………	32
六、廉	36
甲、教子廉分明好消息……………	37
乙、陷友命恰是惡因緣……………	40

七、儉 4 3

甲、儉樸傳家延福祿…………… 4 4

乙、驕奢成俗召奇窮…………… 4 7

八、謙 5 1

甲、平心氣定命改善…………… 5 2

乙、欺老人天道忌盈…………… 5 5

九、抑 5 7

甲、廿載艱辛持漢節…………… 5 8

乙、一朝傲慢誤終身…………… 6 3

十、誠 6 6

甲、轉弱為強修三昧…………… 6 7

乙、既得復失縱心猿…………… 7 0

十一、改過 7 3

甲、勇改過確立希賢志…………… 7 4

乙、逞奇奸終無悔禍心…………… 7 7

十二、立志 8 2

甲、父子同德流芳千古…………… 8 4

乙、主賓喪志遺臭萬年…………… 8 7





十三、修善 90

甲、挽天心淨意修持有道……91

乙、陷人命識之抱恨無窮101

十四、修福 103

甲、遇雲谷了凡畢竟不凡……104

乙、同遭際心變運程亦變110

十五、利人 114

甲、發積糧將工代賑……115

乙、拋殘草招禍自戕……117

十六、利物 119

甲、療雀飢全家免難……120

乙、輕蟻命幼子捐生……122

十七、救民 124

甲、澤及昆蟲良將心地……125

乙、殘民以逞為相不終……128

十八、放生 133

甲、兩代慈悲世能出使……134

乙、一念忍狠鄧芝投弓……135

十九、拯難 139

甲、還金釧長途僕僕…………… 140

乙、拾沉箱此恨綿綿…………… 143

二十、濟急 145

甲、公子遺書巧償官債…………… 146

乙、奸商末日天散囤糧…………… 147

二十一、憫孤 150

甲、創良模流芳千古…………… 151

乙、吞遺產枉送天年…………… 153

二十二、容過 155

甲、謙君子安享福壽…………… 156

乙、狠太守抱痛西河…………… 159

二十三、持戒 161

甲、律行精嚴海神歸敬…………… 162

乙、宿因差別弱弟沉淪…………… 164

二十四、念佛之一 167

甲、淨業精純預知時至…………… 168

乙、佛慈廣大隨念蓮生…………… 172





二十五、念佛之二 174

- 甲、慶西歸放下一切……………175
乙、耽世務偏說三頭……………178





● 選譯叢書 3

李圓淨 編著 池中生 翻譯

人鑑 今譯



語言之間，最可積德。

如見人為善，以一言贊成；見人為惡，以一言諫止；
人有爭訟，以一言勸解；人有冤抑，以一言辨明；
以至勿訐人陰私，勿談人閨閣，其功俱無量。
凡人喪身亡家，語言占了八分。

《延壽藥言》

「忠」這個字的本義，是指在處事接物上能夠盡心盡職。然而經過了漫長的君主時代，忠的定義卻被縮小為臣民對國君的一種道德表現。今天我們說盡忠，大抵泛指人民愛國；人民如果能對國家盡心無欺，則往後一舉心一動念，便不再只是為了自己的身家著想。自古以來偉人之所以能夠成就崇高的品格，大多都是從萬死一生中來的，他們平日不避豪強惡霸，不貪愛名利地位；為了濟世遷就世俗卻也不會去奉承他人，在公務上盡忠職守但決不趨炎附勢。正因為他們早已把此身獻給了國家，所以所作所為，都是忠的表現。

忠這個字，由質的方面看來，從前的對象是君主；到了現代，我們卻應當要把自己也列入盡忠的對象，如此由內而外渾然一體，才更深刻了忠的意義。由量的角度來看，從前的範圍侷限於君臣之間；現在則是擴大到整個國界，凡是國家中盡納稅義務和享有國民權利的人，無論男女老幼，不分貧富貴賤，都有他們應盡的忠忱。





民國以後，倫常綱紀對我們的意義無論是在質或在量，都比從前重大許多。論忠，應該擴充為全民對整個國家的忠；若是論節，也要擴充為男女雙方都應該共同遵守的節。不僅如此，之後我們談到孝、悌、信，也都要比往日更加寬廣地去解釋它的定義。

甲、矢忠誠寇讎景服

天寶年間，唐朝經歷安史之亂，全國上下一片動盪不安，幸好當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聯合李光弼（音同必）領軍收復了河北。由於郭子儀平定叛賊有功，唐肅宗即位後，便拜郭子儀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年後，郭子儀又幫助唐室收復了長安，立下不小的汗馬功勞。

郭子儀不僅驍勇善戰，人品也是一等一的好，他對皇上赤誠不二，對待手下也總是以寬恕代替責罵，賞善罰惡，都有一定的依據，相當公平公正，所以人人都服他。但是唐朝宦官干預朝政的情形相當嚴重，程

元振、魚朝恩兩人就是如此，他們見到郭子儀功勳極大，又屢屢受到皇上的重用，心裡頭很不是滋味，於是不斷在皇上面前進些讒言。當時國內的情勢仍不安定，內憂外患不斷，郭子儀擁兵在外，但是皇上的詔令一到，他二話不說，立刻放下手上兵權，回到長安。由於他對皇上的處置沒有表現出不滿，也沒有任何猶豫或反叛的跡象，所以皇上更加信任他，沒有因此中了小人的奸計。

永泰元年，吐蕃回紇聯合進犯，一下子就攻到了涇陽（今陝西），此時京師裡頭人人自危，然而身在前線的郭子儀受到回紇軍隊的包圍，卻仍是臨危不亂。由於郭子儀在回紇人的眼中相當有名望，於是他親自率領幾十名親信的騎兵，來到回紇的陣營，求見回紇大帥藥葛羅，郭子儀恩威並施，藥葛羅被他說服，反過來與唐結盟，聯手攻退了吐蕃的大軍。

然而郭子儀越是發達，魚朝恩就越是眼紅，為了一洩心頭之恨，他派人去挖開郭子儀的祖墳，雖然他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但是其實大家都很清楚，這種狠毒的手段也只有魚朝恩做的出來。祖墳遭到挖掘破





壞，對於一個人是極大的侮辱，因此朝廷裡外都很擔心郭子儀會起兵造反。他回朝的時候，皇上小心翼翼地試探他，沒想到郭子儀不但不發怒，反倒聲淚俱下地說：「微臣帶兵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但是在戰爭的過程中，卻沒能阻止部下去挖掘敵人的墳墓，這是微臣的過失。今天祖墳雖然遭到破壞，但是在微臣的眼中看來，這並不是他人刻意報復的行為，而是老天爺對微臣的懲罰。」他這番話一出，頓時解除了皇上心中的顧慮，也讓人對於他忠君愛國的情操另眼相看。

有一次，魚朝恩藉口擺開酒席，約了郭子儀赴宴，大臣元載勸告他：「魚朝恩恐怕暗懷鬼胎，要對你不利，你千萬不要傻傻地去。」郭子儀有幾位忠心的部下也自告奮勇，提議在衣服裡頭穿上鎧甲，隨行保護他，但是郭子儀不聽，只帶了幾個家僕前往。魚朝恩見到他，簡直是出乎意料，於是問他：「為何郭大人只帶了幾位僮僕前來？」郭子儀便把眾人擔憂的事告訴魚朝恩，魚朝恩聽了很慚愧，哭著對他說：「也只有郭大人您這樣德高望重的君子，才不會對我感到懷疑了。」

郭子儀以德服人的事還不只這一樁，唐朝藩鎮割據嚴重，魏博節度

使田承嗣自擁一方勢力，在魏州（今河北）坐大，朝廷幾次派人討伐無果，一直拿他沒有辦法。有一次，郭子儀派遣使者到魏州，沒想到田承嗣見到郭子儀的手下，立刻遠遠朝著西邊（郭子儀所在的方向）跪拜。田承嗣起身以後，指著自己的膝蓋對使者說：「我這雙膝蓋不輕易向人下跪稱臣，但久仰郭公大名，今日不得不屈膝拜服。」

大曆年中，李靈耀叛變，帶兵占據了汴州，他下令，凡是運送公帑或私人財物路過此地，全數扣留。有一次，郭子儀護送一批財幣路經汴州，想不到李靈耀不但刁難他，還派遣手下隨車護衛，幫助他順利離開汴州。

郭子儀的部下中，有好幾十位追隨他在沙場征戰多年的老將，後來都做到了顯赫的大官，但是只要郭子儀一個指示，他們還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除此之外，在他手下當過幕僚的六十多個人，也都一個個成為在官場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可見他知人善任，不在話下。

再說，郭子儀自己有八個兒子，七個女婿，個個都是當朝顯貴，孫子輩加起來一共幾十人，每回遇上家族聚會，孫子們前來向他問安，他





也無法一一喊出名字，只能點點頭向他們招呼示意。他這一輩子富貴長壽，後人不是皇親國戚，就是叱吒政壇的名人，這都要歸功於他忠君愛國，以德報怨，不但自己得以善終，後代也能承蒙他的餘蔭，過著非富即貴的生活。

乙、耽逸樂百姓相輕

唐僖宗乾符年間，朝廷有一位叫做崔蕘（音同饒）的官員，腦子裡頭總是裝著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行徑相當荒唐無度。不過由於他擅於言辭，辯才無礙，文章也寫得很好，所以還是受到皇上的重用，在吏部擔任侍郎一職，掌管文官的人事調動，他的官位，就相當於現在的銓敘部次長。不過後來，崔蕘以自己不合管理人事為由，向上級請調，來到陝虢（虢音國，今河南陝縣、靈寶）出任觀察使，一方面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績，也兼管民政。

那時候王仙芝在漢水一帶興兵作亂，河南盜匪四起，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但是崔蕘自命清高，平時只懂得享樂的他，對於處理這類公務意興闌珊，竟不顧百姓的安危，將他所負責的業務交託給不懂政事的僕役，這樣的舉動，當然是苦了當地的居民。

有一年陝州大旱，百姓們三餐不繼，更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以繳納租稅，於是他們推派了幾位農民，來到官府向崔蕘陳情，希望他能看在天災的份上，先寬待一些時日。沒想到崔蕘一派事不關己的模樣，指著院子裡的樹說：「你們看，樹枝上的葉子還這樣茂盛，哪裡來的旱災啊？」說完還讓衙役把陳情的農民打了一頓。百姓們得知這樣的結果，心都冷了，對於官府再也沒有半點信任與期待；而與崔蕘同事的官吏與手下們，也都對他這樣的行徑直搖頭，沒有辦法苟同。

不久後，崔蕘的惡行果然為他自己帶來報應，他屬下的軍吏對他不滿已久，這次終於忍不住造反，他們把崔蕘捉來，拔去鬚鬚與頭髮，崔蕘跪在地上頻頻磕頭，哀求了好久，好不容易才保住小命，被放了出來。養尊處優慣了的崔蕘走在路上，不一會兒就口渴難耐，他向當地居



民請求一碗水來止渴，民眾看見報復的機會來到，豈肯讓他好過，於是碗裡撒了尿，拿給崔蕘。當下崔蕘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只能懊悔自己過去作惡多端，終於召來如此惡果。

不過更悽慘的還在後頭，崔蕘失職的事遭到舉發，被皇上革去觀察使的職位，將他貶到端州當司馬。而司馬這個官職呢，在唐代多是用來安排貶謫或閒散的人力，與先前的侍郎、觀察使比起來，有如天壤之別。由此看來，這一切都是崔蕘咎由自取啊！



孝是良心的根本，更是人格的基礎，如果一個人對父母不能盡孝，我們很快可以斷定這個人對於社會國家也不會有偉大的建樹，因為忘本之人，已無天良可言，又哪裡會有忠義之心，廉潔之德呢？這世間有才之人易得，有德之人卻難尋；我們不必憂心自己能不能擔當起一個好師長、好父親，而應該要優先讓自己成為一個好弟子、好兒女。古人何以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呢？因為一個人若是有孝心，則他所到之處，無不是安定和諧，在家則家齊，在國則國治。

當今所有一切服務社會、公忠體國的道德倫理，務必要徹底地從孝道建立起來，因為孝就如同萬德的根本，只要孝道能持續向下紮根，其餘的仁義禮智就能同享甘露，一起蓬勃發展起來。羅氏《訓世編》說：「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不可使吾親生煩惱心，不可使吾親生驚懼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悔心。」除了物質上的供養以外，這些都做到了，才是真正的孝。至於貧病老寡的父母親，





由於身心上有缺憾，更加需要我們盡心盡力去孝敬。我們要明白，孝的精神雖然是一套固定的理論，但是表現孝的方式卻有很多種，我們不必害怕處事不如法，其實只要在孝的意義上明白透徹了，那麼自然舉手投足，無不是在盡孝道了。

甲、冒霜雪扶棺跋涉

魏晉南北朝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薛濬（音同俊），由於薛濬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所以他們兄弟幾人都是由母親含辛茹苦拉扯長大，薛濬自然也就對母親格外恭敬孝順，鄰里間人人都知道薛濬是位孝子。北周武帝天和年間，薛濬繼承父親的爵位，成為虞城侯；到了隋朝的時候，受任為考功侍郎，掌管官吏考課之事，而他的孝行，也因此從民間流傳到了朝廷。

隋文帝聽說薛濬事親極為孝順，又知道他的母親年事已高，便不時

賞賜他車輿、冠服與几杖，几、杖分別是供老人倚靠的小桌子和支撐用的手杖，古代皇帝賜予年長者几杖，表示一種敬老的禮節。另外，各個時節特有的珍饈美饋，也總是少不了薛濬母子的一份，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相當榮譽的事。

後來，薛濬的母親生了重病，薛濬因為太過擔憂，導致面容都改變了，親友見到憔悴的薛濬，幾乎都要認不出來。不久後，薛濬的母親病逝，那時正值寒冬，他從首都大興護棺回到夏陽，五百餘里的路途中，大雪紛飛，風寒徹骨，然而薛濬卻光著腳，身上只穿麻製的喪服。他堅持要符合喪禮的制度，即使腳趾凍傷，手指壞死脫落，他也在所不惜；同鄉的人出錢要幫助他辦理喪事，他也堅辭不受。薛濬的事蹟，無論是平民百姓或是朝廷裡的官員聽了，都相當不忍心。

之後隋文帝召薛濬復職，他卻以父母之喪需服滿三年為由，一再婉拒，隋文帝不許，他才勉強回朝。到了皇宮，隋文帝見薛濬居喪過哀，身形極度瘦弱，也不禁為之動容，他當場對著群臣讚嘆薛濬的孝心，說：「朕見薛濬事親至孝，哀傷過度，毀壞了自己的身子，心中也不禁





難過酸楚。」然而不久後，薛濬卻因為無法承受母親過世的打擊，撒手人寰了。隋文帝在朝廷上得知這件事，竟當眾哭了出來。

薛濬生前就很節儉，當官的時候兩袖清風，死了以後更是一點兒財產也沒有留下。他的事蹟，現代人看來或許覺得有些超過，但是他的孝心，是我們都應該要學習的。

再來看另外一位孝子楊黼（音同輔）的故事。楊黼是明朝人，他聽聞蜀中（今四川）的無際大師很有修為，於是辭別了父母，想要去向無際大師拜師學道。來到半途，有一位素未謀面的老和尚突然叫住楊黼，他說：「你要找的無際大師是我的師父，他知道你要來，便派我來告訴你，見無際不如見活佛。」楊黼趕緊向他請教：「請問在下要上哪兒去找活佛呢？」老和尚回答他：「你不妨往東歸去，屆時見到一位衣襟凌亂、鞋子倒穿的人就是活佛。」

楊黼半信半疑告別了老和尚，回到家中已經是大半夜，他在門外呼喚母親，母親聽到叩門聲，知道是兒子回來，高興得連衣服都來不及穿好，便急忙起身為他開門，慌亂之中，連鞋子都不小心穿反了。楊黼見

了母親的模樣，大徹大悟：與其向外求佛，不如好好事奉家中的活佛。從此以後，他極力孝養雙親，還親自為《孝經》做了多達萬言的注解。

乙、藏熱飯累母奔波

龍游（今浙江西部）有一對徐姓兄弟，兩人各自成家，住處相隔了十幾里。他們彼此協議，每隔五天，就要輪流接送母親回家住。這對兄弟之中，哥哥生活比較貧困，弟弟的狀況就好一些。有一次，輪到哥哥照顧母親，但是才過了三天，家中的糧食已經快要見底，他只好對母親說聲抱歉，請她先回弟弟家中，欠下的那兩日，改天再補回來。

母親知道大兒子的苦衷，便自行徒步來到小兒子家，沒想到她來到門口，卻被擋在外面，弟弟冷冷地對她說：「現在是輪到哥哥供養妳，五日未滿，我不能收留妳。」母親聽了很焦急，她把大兒子的意思說出來，弟弟還是沒有因此動搖，堅持不肯讓母親進門。這時候弟弟家中正





好有一鍋飯剛蒸熟，母親知道了，就央求他：「你不收留我沒關係，但是我已經一整天沒有吃飯了，你就讓我吃一碗飯再走好嗎？」弟弟不想吃虧，便使個眼色暗示妻子，把飯藏到床上用棉被蓋起來，不要讓母親發現。

他們的惡行，其實母親都看在眼裡，只是不願戳破。她含著淚踏上歸途，結果才走了一會兒，頭頂上突然雷電交加，兩道閃電劈了下來，弟弟登時慘死在客廳裡，而他的妻子也渾身焦黑，死在門口。好心的鄰居到他們家中查看，除了兩人的死因疑點重重，更令他們想不透的卻是，棉被裡怎麼會擺著一鍋熱騰騰的飯呢？

宋朝開慶年間，鉛山主簿胡霆桂以機智圓融而聞名。當時政府嚴禁人民私自釀酒，有一個婦人找上胡霆桂，告發自己的婆婆在家私釀，胡霆桂聽了就問她：「妳事奉婆婆孝順嗎？」婦人毫不遲疑，回答：「當然孝順！」胡霆桂便說：「很好，既然妳這麼孝順，就讓妳代替婆婆受罰吧！」說完，就依私釀的刑罰，把婦人鞭打一頓。

真可惜徐家夫婦生錯了時代，若是他們也能吃上胡霆桂的一頓皮

鞭，也許就不致被五雷轟頂，落得屍骨不全的下場了。



二、孝

乙、藏熟飯累母奔波



三、悌

「骨肉」、「手足」這兩個名詞，在中國向來用以比喻兄弟之情，這實在是最適當不過的形容了。而能夠把這兩個名詞表示得恰到好處的，莫過於法昭禪師的詩：「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父母生下來的孩子本是出自一體，兄弟姊妹間自然是同氣連枝的，就好比一個人的身體，各個器官部位是相互依存的，一般來說，頭痛則渾身都提不起勁，腿斷了全身活動也不方便，正是因為如此！人倫之中，朋友間的會聚是沒有一定的；即使是父之生子，妻之配夫，最早也要在二十幾歲才開始。惟有兄弟姊妹們是在幾年內相繼出世，自孩童間的遊戲，一直到雞皮鶴髮，都還一直維持著手足關係，長則可以到七八十年之久。所以在骨肉之間，只該講情，不該講理；執了理便傷情，傷情便不是理。彼此應該多多包容忍讓，財物之間不要斤斤計較，不要聽信外人離間，也不要留下宿怨。骨肉間若是能彼此恩意和洽，猜忌不生，這天倫間無上的樂趣，實在是言語筆墨難

以形容的！

甲、感長兄歡欣團聚

晉朝有一對兄弟，哥哥叫趙彥雲，弟弟叫做趙彥霄，他們的雙親過世以後，兄弟倆雖然各有家室，但依舊住在一起，共同生活長達十二年。這段期間，哥哥只顧玩樂，整天遊手好閒，趙彥霄很擔心他，時常開口勸諫，但是他始終聽不進去，繼續揮霍家業。趙彥霄沒有辦法，只好提出分家的請求。

五年後，哥哥不但將分到的家產全部敗光，還在外頭欠下了大筆債務，他計畫帶著一家人連夜逃亡，不過此時趙彥霄卻在家中擺開酒宴，邀請兄嫂一同前來。筵席上，趙彥霄對兄嫂說：「我本來沒有要與哥哥分家的打算，只因為您在金錢上不懂得量入為出，我深怕家產蕩盡，不得已只好說要分家。如今我這裡還有先祖留下的半數家產，就請哥哥嫂





嫂回來同住，為我們趙家主持家業。」說完，趙彥霄取來當時分家的權狀，當著哥哥的面燒掉，並拿出自己多年來的積蓄，幫哥哥將債務一併清償。

趙彥霄無私的行為感動了兄嫂，此後他們夫妻同心，一改從前奢侈的生活習慣，勤儉持家，取用合度，在待人處事方面也更加謹慎。不久，趙彥霄父子同榜登科，趙家的福報一一現前，我想這都是要歸功於趙彥霄對手足的友愛與包容。

起初，趙彥霄對哥哥屢勸不聽，他假意要分家，實際上卻是為日後作打算，這等用心與赤誠，正是打動哥哥最重要的關鍵。若是他的言行間曾透露出任何一絲虛假或芥蒂，想必兄嫂也無法安然接受他的好意吧！

乙、遇時賢消弭參商

明朝的時候有一對兄弟，名字相當有趣，分別叫做施佐與施佑，不過他們的父母在取名字的時候，大概萬萬沒有想到，兄弟兩人的感情也正如他們的名字一樣，一左一右，背道而馳。

施佐與施佑晚年的時候，各自辭掉了官職回到家鄉居住，不過他們卻因為田產分配不均的問題，時常發生口角，兄弟之間鬧得很不愉快，縱使是親友熱心出面為他們排解，他們也不賣面子。兩人惡化的關係，眼看就要成為鄰里間的笑柄。這一天，施佑偶然在船上遇見了同鄉嚴鳳，沒想到這場相遇卻改變了施佑的後半生。

說到嚴鳳，他當時也是告老還鄉，在家中安享晚年，不過在處理親情的態度上，他恰恰與施姓兄弟相反，是一位友愛兄弟出了名的人物。嚴鳳的哥哥年紀相當老邁，家裡也很貧困，嚴鳳就把哥哥接回家與自己同住，像以往對待父母那樣地事奉哥哥，將他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有一次，嚴鳳家中宴客，他給哥哥遞筷子的時候手腳慢了一些，哥哥就





當眾發怒，甩了他一個耳光，嚴鳳也沒有生氣，只是更努力顧全場面，讓賓客都能盡歡。宴席結束後，嚴鳳親自將酩酊大醉的哥哥送回房間休息，隔天早上，天還沒有亮，嚴鳳已經等在哥哥的床前伺候他了。

再回到施佑與嚴鳳的相聚。他們見面的時候，施佑正在為爭產的問題煩惱，於是言談間，不免就對哥哥諸多抱怨，嚴鳳聽了頻頻皺眉，他說：「唉呀！要是我的哥哥也能有令兄那樣的魄力，那該有多好！我好幾次要將自己的田產歸於哥哥名下，他卻總是不願接受，令我傷透腦筋。」說著說著，嚴鳳竟然就在施佑面前哭了起來，施佑見到他這個模樣，不禁十分懊悔，他連忙拉著嚴鳳，來到哥哥的住處，向他又哭又拜，懺悔自己之前的行為。施佐見到這番情景，也恨自己從前不懂得珍惜兄弟情誼，三人哭成一團。此後，施佐施佑化解了長期以來的不睦，一直互相扶持，直到終老。

再說，淮陰有另外一對兄弟自幼不和，他們經常是避著彼此，盡量能夠不見面就不見面。後來做哥哥的生了重病，眼看再過不久就要離世，他臨終前把弟弟叫到床前，握著他的手說：「我十九歲的時候成

家，婚後夫妻恩愛，感情相當濃厚，但是在我十九歲以前的那段人生，卻無法享有妻子的愛；來到三十八歲的時候，父母親都過世了，從那之後，我的人生中再也沒有父母的愛。說來實在好笑，我這一生中相聚最久的，就屬你了，可惜你我不合，這一生中從來沒有享受過彼此的愛，不過現在說這些，或許都已經太遲了！」

古德有言：「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舊恩。」在我們的一生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親情所帶來的溫暖了，但是許多人卻經常因為細故，又或是金錢的糾紛，與親人發生嫌隙，甚至彼此不相往來，這都是相當令人惋惜的。可惜淮陰這對兄弟沒有施佐施佑的運氣，能夠及時遇上嚴鳳這樣的人，只好白白蹉跎了光陰，到臨死時再來悔恨了。





四、節

「節」是夫婦之間共同需要的一種操守，是以調和感情為目的，節制性欲為方法的。影響所及，對於全社會的氣節和風紀，都有很大的關係。所謂性欲，不僅僅指的是飲食男女之欲，甚至驕慢、逸樂、殘忍、忌妒等都是包含在性欲裡頭的成分，凡放縱飲食男女之欲的，其他不良的欲自然會連帶地發生；所以真正能夠節制性欲的人，必定就是真正能夠保全和發展個性的人。我們細觀歷史跡象，凡一個社會裡多貞操婦女，同時必多重義輕利的男子，否則風俗必定會流於欺詐。

近代新式愛情觀念風行，人人在情欲上尋求解放，然而欲望熾盛的結果，卻也引發了更多爭端；一面事事要仰賴法律保障，一面又以各種巧偽鑽法律漏洞，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儘管如今仍時常聽見古時禮教毒害人民的論調，眼下卻有不少婦女為今日放逸的風氣所荼毒。人與人，都難以共處了，國與國之間又如何能相安無事？須知女子所倚靠的，不過是短短十幾年的青春容貌，半途被棄，豈易再嫁？從前男子固然一夫

多妻，但公然棄妻的還不多見；女子固多守貞，而男子為妻守義的也不乏其人。自古以來，那些聰明通達的君子，從不主張青年孀婦守節；自古法制，也沒有對此加以強制的。可見「節」原先就是男女間自發的道義，而非硬性的成規。祈望今後大眾能將從前片面的節，擴充而為男女雙方都應遵守的節。有了強毅貞固的父母，才有身心健全的兒女，如此一代傳一代，才有偉大人格的國民，來收拾這破碎腐爛的時局。

甲、名士鍾情甘守義

宋朝的時候，有一個齊人叫作劉庭式，他在考取功名以前，曾經與鄰人的女兒許下一樁婚事，不過當時兩家只做了口頭上的約定，並沒有舉行正式的文定之禮。好不容易等到劉庭式金榜題名了以後，這個女孩子卻因為一場意外的大病，導致雙眼失明了。鄰人因為家中務農，本來生活就比較貧困，再加上女兒一夕之間成了殘疾之人，更覺得自己配不





上劉庭式，於是絕口不再提起這樁婚事。

這時候有人怕劉庭式不好開口，便貼心地勸他，反正還沒有下聘，不如就另外找一位門當戶對的閨女，或是乾脆改娶那位盲女的妹妹，總之，就是不要自找麻煩，娶一個行動不便的妻子來拖累自己。劉庭式聽了笑一笑，回答那人：「打從許下婚約的那時起，我的心就只在她一人身上了。雖然她從一個健康的人變成雙目全盲，但是我的初心卻始終不變，既然如此，我為什麼要去違背這樁婚約呢？」不久後，劉庭式果然如期把盲女娶進門了。

劉庭式與妻子婚後生下幾個孩子，婚姻相當和諧美滿，不過在劉庭式擔任密州通判的時候，妻子卻因病過世了。當時蘇東坡是密州太守，他見到劉庭式為了妻子的死哀痛欲絕，過了很久也不續娶，感到相當納悶，於是就問劉庭式：「你會那麼悲傷，是出自於對妻子的愛；但是世間男子對女人的愛，往往出自於女子的美色。當時你不願眾人反對，娶了盲女，是重情重義的表現，但絕對不是因為喜歡她的外貌吧？如今我很好奇，你對妻子的愛究竟從何而來，你哀傷的原因又是什麼？」

劉庭式回答他：「妻子過世了，你要我如何不難過呢？因為愛她，所以雙目正常是我的妻子，目盲也是我的妻子。如今，我若是貪戀一個人的美貌，那麼等到她年老色衰的那天，難保我對她的愛也會消失殆盡，就是她死了，也會很快被我淡忘掉。況且照你這樣說，那些街邊搔首弄姿的煙花女子應該是得到最多愛的人，怎麼還沒有人把她們娶回家呢？」劉庭式的這番話，感動了蘇東坡，讓他對劉庭式另眼相看。

其實色衰則愛弛的道理，老早的時候就有古人為我們記錄下來了，衛國下大夫彌子瑕年輕的時候容貌姣好，無論他做什麼，都能得到衛靈公的讚賞，但是等到他年老色衰的時候，便立刻失去了衛靈公的寵愛，從前他所犯下的過錯，也一一被拿出來放大檢視。漢朝的時候，武帝寵愛李夫人，但是李夫人深知皇上愛的是自己的容貌，所以她自從病了以後，便一直迴避皇上，到死都還堅持不讓皇上見到她的病容，她說：「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

由於劉庭式愛的是妻子的內在，他不在乎妻子全盲，更沒有這種「色衰愛弛」的問題，所以儘管妻子過世，他的愛仍然延續不變。古代





續弦的風氣很盛，男子即使自己無意再娶，週遭的親朋好友往往都會加以勸說，然而唐朝的時候也有一個例外，著名詩人王維三十歲左右就死了妻子，但是他就這樣孤獨一人，活到了六十多歲，始終沒有再娶。就不知道時下的年輕男女，怎麼看待古代這種為妻守義的愛情觀了。

乙、村婦拜金賦化離

崑曲《爛柯山》改編自《漢書·朱買臣傳》，說的是朱買臣休妻的故事。故事當中，朱買臣在爛柯山砍柴維生，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他的妻子崔氏受不了這種生活，又受到媒婆蠱惑，便強迫朱買臣寫下休書改嫁。後來朱買臣進京赴試高中，得官榮歸故里。崔氏改嫁後又離異，得知朱買臣衣錦還鄉，半途攔住他的車駕，要求復合。朱買臣在馬前潑出一盆水，讓崔氏知道覆水難收，最終崔氏敵不過內心的悔恨，含淚投水，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戲劇的呈現上，為了讓情節高潮起伏，難免過多渲染，不過根據史料的記載，他們夫妻倆都是重情重義的人物。只不過迫於生活的無奈，不得不向命運低頭，作出了不得已的選擇。

朱買臣是吳人，每天靠著上山砍柴賺取一些微薄的收入。雖然家境貧寒，不過朱買臣相當好學上進，不管到哪裡都能把握住讀書的機會，即使是挑柴前往市集的路上，口中也不忘朗讀詩書，他的妻子揩柴跟在後頭，覺得很丟臉，往往出聲制止他，不過朱買臣還是不改其樂。有一天，朱買臣的妻子終於受不了，想要跟他離婚，朱買臣笑說：「我命中注定五十歲要大富大貴，如今已經四十多歲了，妳跟我吃了這麼多年的苦頭，就不妨再多等幾年，讓我來日好好報答妳。」朱妻氣呼呼地說：「我看你這個模樣，最終也只能餓死在臭水溝裡，哪裡來的大富大貴！」朱買臣留不住她，兩人只好協議分手。

與妻子離婚後，朱買臣照樣過他的生活，每天砍柴、讀書，雖然物質生活上捉襟見肘，但有書為伴的日子倒也自在。有一次，朱買臣挑柴經過墳場，恰好遇上前妻與她的新任丈夫前來上墳，他們見朱買臣面黃





肌瘦，便拿出飯菜接濟他，此舉一直讓朱買臣感念在心。

幾年後，朱買臣得到嚴助的推薦，成為皇上眼前的紅人，皇上告訴他，大富大貴了以後，若是不回到故里，讓從前的親朋好友知道，為你祝福道賀，那就像在黑夜裡穿著華麗的衣裳，沒有人會看見的。於是降下詔令，要朱買臣回到故鄉會稽，作會稽的太守。會稽郡的官員們為了迎接新任太守的到來，派當地的百姓們清除道路，好讓大隊車馬可以順利行進。車隊來到中途，朱買臣在清道的人群中看見前妻與她的丈夫，於是他便吩咐手下，將他們夫妻倆接上車，帶回太守的官邸安置。

朱買臣為了報答前妻的恩情，就讓他們夫妻倆住在後院，每天提供他們飲食，確保他們三餐無虞。他的前妻內心五味雜陳，對於當初的決定相當後悔，一個月後，就上吊自盡了。朱買臣對於前妻的死相當心痛，他拿出一筆錢給前妻的丈夫，讓他好好舉行葬禮。雖然說朱買臣的妻子當初是迫於無奈才離開他，不過夫妻之間不能患難與共，最終落得這樣的下場，還是教人不勝唏噓啊！

「信」就是誠實無欺。和朋友相交，無論說一句話或是共同完成一件事總要誠信相符，才能免去不好的結果，近年要在社會上辦一件事，是不大容易了，手續是這樣的麻煩！大一點的事情，後面還要跟著一大批保證人、介紹人、律師、會計師之類；文件一大堆，又要添上些指紋、簽字、印章之類。這種科學化的程序非但不足為傲，說起來甚至是有些可恥的！人與人在辦事上如此處處隔膜，路路難通，都是由於人心陷溺，不講信義的必然結果。要知道沒有了這個信字，不論世出世法，都是行不通的。佛經上說：「信如手，入寶山自在能取；無信，不能取。」這個信字，豈能等閒視之？一個人在社會上行走，若老是拿出謀事不忠、面譽背毀、緩急不周、負人財物等一套手段來對待朋友，看他笑裡藏刀，設陷阱於交好之際，自己以為計謀得逞，卻只怕到頭來天網恢恢，該來的報應還是會來！





甲、重然諾不違千里約

三國的時候，有一個很講信用的人，名字叫作卓恕，據說他只要與人有約，即使是遭遇到疾風暴雨、雷電冰雪，他也一定會排除萬難前來赴約。有一天，卓恕從建業（今南京）要回到老家會稽（今浙江紹興）去，由於這一趟路途遙遠，臨別前，他特地去向太傅諸葛恪（音同克）辭行。諸葛恪依依不捨，問他什麼時候回來，卓恕說出一個日期，就踏上回鄉的路了。

到了那一天，諸葛恪在家中宴請賓客，不過接近用餐的時間，他還沒有要開動的意思。在場的賓客感到很奇怪，就向他提出疑問，諸葛恪說：「卓恕與我約定今天回來，我當然要等他到場才能開始用餐！」這時候有人就勸他：「會稽跟建業兩地相距上千里，一路上道阻且長，你要怎麼確定他會如期趕上呢？」正當他這樣說著，卓恕就風塵僕僕地走了進來，把在場眾人都看得目瞪口呆。試看卓恕隨口說了一句，並沒有和人訂立什麼契約，然而他說到做到，身為友人的諸葛恪也對他很有

信心，一個人的信用到了這種程度，在社交場合中，當然佔了許多的優勢。這件事，和王修的事蹟有點相像，順帶一提。

王修也是三國時候的人，他二十歲的時候來到南陽這個地方求學，借住在張奉家裡，後來張奉一家人染上重病，親友都不願前來看護，這時候守在病榻，不眠不休照顧他們的，卻是王修這名外人。

孔融擔任北海太守的時候，推舉王修為主簿，從此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天下的局勢動盪不安，烽煙四起，孔融主管的北海郡也是如此。那一天，逆賊在北海起兵作亂，孔融與手下頓時陷入敵軍的包圍，就在他們危急之際，孔融向身旁的人說：「這時候能夠為我冒險犯難，前來營救的，也只有王修一個人了！」果然他才說完不久，王修就前來為他們解圍。其實當時的王修已經不在孔融手下做事，但是他一聽聞孔融遭遇危險的消息，還是連夜趕路，拼了命也要把孔融救出來。之後，王修雖然辭去官職，回到故鄉，但是只要孔融有難，他都是二話不說，立刻挺身而出，數度為孔融化解了危機。

范仲淹曾說：「不欺二字，終身可依。」看了上面三國時的史事，





我們對人的態度應當怎樣，而有地位又當權的人更要怎麼作才能夠把握得住群眾的心理，是值得深思學習的了。

乙、欺老友致喪一生名

戰國時期，有兩位傑出的軍事家——龐涓與孫臏，他們年輕的時候在同一處學習兵法，彼此既是競爭對手，也是相知相惜的好朋友。孫臏的先祖是春秋時代的兵聖孫武，曾經寫下著名的《孫子兵法》，而孫臏也不愧為名人之後，在軍事作戰上有著令人望塵莫及的天份。兩人長期相處下來，漸漸地，龐涓看出了自己與孫臏實力上的差距，心裡也開始將孫臏視為眼中釘。

後來龐涓到了魏國，得到魏惠王的賞賜，成了手握軍機大權的將軍。不過龐涓的心裡還是隱隱感到不安，他知道孫臏若是不除，有朝一日嶄露頭角，自己的地位必然不保。於是他設下圈套，邀請孫臏來到魏

國，老朋友相邀，孫臏不疑有他，沒想到這一去，卻是惡夢的開始。龐涓命人將孫臏的雙腳砍斷，還在他的臉上刺青，一方面要讓他以罪人的身分不能出頭，另一方面則是要防止他逃跑。

這段期間，孫臏雖然遭到監禁，不過他卻沒有放棄希望，一直在暗中伺機而動。有一天，齊國的使者來到魏國首都大梁，孫臏抓住機會，說服了那名使者幫助他逃出魏國。孫臏到了齊國以後，先是在大將田忌的門下作客，後來在賽馬場上戰術運用得宜，一鳴驚人，田忌知道孫臏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便將他推薦給齊威王。齊國軍隊得到孫臏的領導，屢屢傳來捷報，也更穩固了孫臏在齊國的地位。

十多年以後，魏國與趙國合作，聯手發兵攻向弱小的韓國，韓國深知不敵，連忙向齊國求救。齊威王派出主將田忌與軍師孫臏，前往營救韓國。孫臏運籌帷幄，指揮齊軍攻入大梁，再伺機而退。魏惠王眼見併吞韓國的計畫功虧一簣，氣得把茅頭轉向齊國，他任命太子申與龐涓帶領十萬大軍，攻向尚未離開魏國國境的齊軍。孫臏向來了解龐涓的個性，於是兩軍相接，便假裝敗逃，要龐涓落入輕敵的陷阱。





孫臏為了引誘魏軍繼續追擊，接下來的三天，接連使出了「減灶」的計策。第一天，他下令挖掘烹煮十萬人份伙食的灶，第二天減半為五萬份，到了第三天，僅僅剩下三萬份。他的策略，就是為了營造齊軍潰散敗亡的假象。龐涓經過三日的追趕，喜不自勝，他說：「我早就知道齊軍不中用，果方才過了三天，死的死，逃的逃，如今竟只剩下三萬人了。」龐涓一意取勝，於是親自帶領部分輕裝騎兵，連夜追趕，要將殘餘的齊軍一網打盡。

另一方面，齊軍來到馬陵，孫臏見此地形勢險峻，有利於齊軍作戰，於是要手下將一棵大樹的樹皮剝去，在樹幹上刻字。他算準龐涓來到的時間，調派了一萬名弓箭手，埋伏在道路兩旁，並下令：「一見到火光就立刻放箭。」太陽下山以後，龐涓的軍隊果然來到，他手下的士兵見到樹幹上隱約有字，就將消息報告上去，龐涓為了看清上頭的文字，於是要手下點亮火把，結果火光一出，登時成千上萬的箭矢從天而降，把齊軍殺得措手不及，原來樹幹上寫的是「龐涓死於此樹之下」。龐涓眼見大勢已去，咬牙嘆道：「臭小子，我的死應該能讓你名震天下」。

吧，真是便宜你了！」說完便拔劍往脖子上一抹，自我了斷了。

其實原先孫臏並沒有與龐涓為敵的意思，若不是龐涓處處要置他於

死，也不致於引來孫臏的
反撲。試想，朋友之間不
講信義，結果竟會弄到這
般田地，反目成仇，豈不
可怕！





六、廉

古聖先賢教我們作人的道理，總是以端正心術為先，才進而追求更高遠的目標。人若是要讓自己心安，行事就要講求義理；若凡事將私慾擺在前頭，那麼心就要不安了。古人千言萬語，無非是要我們不欺自心，如果養成自私自利的個性，誤把不義當作義，犯了錯而不自覺、不自悔，到了這一步，禮義廉恥拋諸腦後，人與禽獸的界限就難以劃分了。

這一百年來，人心世局都產生了劇烈的變化，起初大家還知道辨別是非，略曉得「是道則進，非道則退」的道理。後來因為西風東漸的結果，不知不覺地以新舊劃出一道分水嶺，早前些時候世人雖然喜新厭舊，對於是非之間，似乎心中還是有一把尺。最近連新舊的界限也模糊起來，是非索性不要管了，人心麻木到極點，於是廉恥掃地，禮義殆盡！劉戡山說：「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但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這就是眼前的寫照！曾國藩說：「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

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斯其可為浩歎者也！」可見要求一個曉得禮義廉恥的人是多麼難得！曾公當時的情勢，大類今日，我們定要心生警惕！

今人不依本分，終日汲汲營營，爭名奪利；卻不知營求非但無益，倒把本分上該有的福分都消損了。忠廉自守者，一絲不苟，那命裡本有的財富，必會從他途正路中得到。一正一邪，看似不遠，在安危之間，卻大有分別。何況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問心有愧，當下便是天堂地獄的差別呢！

甲、教子廉分明好消息

唐高宗龍朔年間，崔元暉受派到庫部，補員外郎的職缺，掌管軍械器用等事務。離家前，母親盧氏把他叫到跟前，語重心長地告誡他：

「我曾經聽姨表兄辛玄馭說過，要是兒子到外地去當官，有人傳





來消息說他很貧困，沒有什麼存款，這是天大的好消息，做父母的應該要感到高興；相反地，如果有人說，你的兒子生活過得很好，還有積蓄可以買良馬輕裘，那麼這肯定是個壞消息，父母應該要憂心忡忡才對。多年來，我一直將他這番話放在心上，如今，見到親戚裡頭有不少人踏上仕途，讓我更加確認了他說這些話的用意。近來，你那幾位作官的親戚長輩們，時常向父母奉上財物，老人家只知道歡喜，對於錢財的來歷卻從不過問。倘若是在辛苦存下的俸祿那當然好，但如果是不法得來的金錢，那麼這樣的官吏跟盜賊又有什麼分別呢？貪污縱然不如殺人放火一般罪過，但他們的內心難道就沒有一絲慚愧嗎？從前孟仁做為監池司馬，他感念母親的恩德，因此捕了池中的魚，醃製成魚鮓（音同貶）寄給母親，他的母親不但不高興，還反罵他：『朝廷讓你管理魚池，你卻寄魚來給我，這要他人怎麼不說閒話呢？』這樣的道理你明白嗎？如今你在朝廷中謀得一官半職，比起一般的老百姓，生活已經要好上許多，如果不能夠廉潔自持，怎麼對得起天地良心呢？孔子說過，為人子女的，要做到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寵不爭，如果這三項惡事不除，那

麼即使每天宰殺三牲來奉養父母，仍然稱不上是孝順。今天向你說了這
麼多，希望你能有所警惕，從政的路上以清廉自重為優先，不要白費了

我的心意。」

此後崔元暉果然不
忘母親的教誨，終身以清
廉自勵。盧氏所謂消息的
好壞，其實就是吉凶的分
途。這話真似暮鼓晨鐘，
足以發人深省了！





乙、陷友命恰是惡因緣

明朝萬曆年間，孝感縣有劉尚賢與張明時二人，時常混在一塊兒，雖然人前是稱兄道弟的好伙伴，但實際上，兩人所謂的交情，其實就只是結黨營私，彼此互相利用而已。他們經常結伴喝酒，酒酣耳熱之際，難免就說一些不著邊際的大話，有時是指天立誓「雖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有時候則是半開著玩笑說：「我們哥兒倆現在手頭都不闊綽，但將來要是有一方發達了，可千萬不能忘記對方啊！」

有一天晚上，他們走在路上，卻見到地面下隱隱有燐光閃爍，為了一要一探究竟，他們就近找來簡易的工具將土挖開。沒想到兩人撥開泥土一看，地下竟露出白花花的銀礦，銀礦苗一根根向上直豎，就好像竹筍一樣。兩人見到這天上掉下的大禮，內心都非常雀躍，好不容易心情稍稍平復，便互相約定，先回家準備牲禮，待祭拜過天地鬼神了以後，再來進行後續挖掘的工作。誰猜的到，各懷鬼胎的兩人回到家中，卻是做

了另外的準備。

隔天，他們祝禱完畢，坐在一起喝酒閒話，此時劉尚賢便拿出預先塗毒的酒杯，讓張明時使用，就在等待毒性發作的時候，張明時卻冷不防抽出腰間預藏的斧頭，乘劉尚賢酒醉之際將他砍死。張明時眼見計畫得逞，正感到洋洋得意，沒想到才過了一會兒，自己卻也不明不白，毒發身亡了。

劉張兩人的妻子都曾聽丈夫提過銀礦之事，於是分頭找到那塊地方，也想要將財寶據為己有，但是到處掘了又掘，就是見不著銀礦苗的蹤跡，可憐劉尚賢與張明時二人，看來是白死了。唉，原先可望獲得一筆意外之財的兩人，最終卻因為過度貪婪，弄得連性命都丟了，看來人說利字邊上一把刀，不是沒有道理的。

從前佛與阿難在舍衛國的時候，有一次行走在曠野上，發現田埂邊藏了一些東西，佛轉頭告訴阿難：「裡頭的東西是大毒蛇。」阿難聽了，就回應佛說：「是，裡頭是惡毒蛇。」這個時候，田裡有一個農夫聽到他們的對話，心裡就想：「我倒要看看，佛門所謂的惡毒蛇究竟是





什麼。」

農夫湊近一看，田埂下方不是別的，卻是一堆黃澄澄的金子。他心裡頭很納悶，怎麼佛門所說的毒蛇，竟是世人求之不得的黃金呢？不過此時他也顧不了這麼多了，當下趕緊把黃金搬回家中，享受一夕致富的喜悅。

不久後，農夫的暴富引來眾人又羨又妒，這件事就傳到了國王的耳裡，國王懷疑他的金錢來源有問題，於是派人偷偷監視農夫的一舉一動，並暗中調查他的過去。經過他們這麼一查，斷定農夫的錢應該是以不法手段得來的，於是便把他關進監獄中，並將他所有的財產收歸國庫。

農夫眼見黃金得而復失，接下來還有刑罰加身，悔恨不已，臨刑前，他口中不斷重複：「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國王很好奇他究竟說些什麼，便把他召喚到殿上。農夫告訴國王：「我從前在田裡耕種，有一次聽到佛與阿難指著一處，說是毒蛇、惡毒蛇，我靠近一看，分明是黃金。到了今天，我總算明白，他們為什麼指著黃金說毒蛇了！」

謀生之道，最要緊在守住一個「儉」字。一切生活起居、食衣住行樸素些，簡單些，安靜快活，有什麼不好？要知道這世間的一切罪惡，大多都是從慾望中來的。不儉則奢，奢則多欲，奢侈之人做官必貪，居鄉必盜，非至胡為招禍，敗家喪身難以止惡！一個人若是奢用慣了，在物誘勢迫之下，即使心想廉潔，也難以自主，因此古人說：「儉是養廉之法。」平日不取非分之財，不為物質所奴役，問心無愧，泰然自得，再加上一個勤字，不但可以豐家遠罪，並且可以直道而行。

古時雪峰和欽山同在溪邊洗腳，欽山見上游漂下菜葉，喜道：「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訪。」雪峰不高興地說：「你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別人？他這樣不惜福，為什麼要居山修行！」入山，果然尋訪不得高僧。可見不論在山出山，皆不可不儉。

近代因社會組織的演進，人與人的關係，幾乎分不開了。一個人吃的、穿的、住的，對於大眾都會發生影響。現代龐大的生產力，是跟著





全部的消費量走的；消費方面如果人人肯節儉，生產方面自然會將奢侈品的供給減少，必需品的產額增多，於是物價見低，民生以裕。無奈人類慾望促進了物質的畸形發展，物質的畸形發展再促進人慾橫流，這種循環式高速度推進，自作自受，人類是有得苦了！

甲、儉樸傳家延福祿

宋朝副宰相范仲淹曾寫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道盡了在上位者從政時應有的態度，不過許多人都知道范仲淹是我國傑出的政治家，卻不曉得私底下的他，是過著怎樣儉樸的生活。

范仲淹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母親謝氏為了生活，便帶著他改嫁到山東長山縣的朱家。這段期間，范仲淹為了專心念書，隻身來到長白山中的醴泉寺借住，他天天手不釋卷，幾乎到了忘我的境界，時常要等到他人提醒，才想起自己尚未用餐。有一次，范仲淹無意間在寺院附

近發現一處小山洞，裡頭藏滿了價值不斐的黃金，但是范仲淹的心念一點兒也沒有隨之波動，他將山洞的外觀恢復原狀，每天照樣讀他的書，也沒有將此事告訴他人。許多年以後，范仲淹已經是朝廷中顯赫的高官，醴泉寺為了修建寺廟，便派人來向范仲淹募款，范仲淹這才說出了山洞中的秘密，讓醴泉寺將黃金取出來，一方面完成修繕的目的，一方面布施給需要的人。

范仲淹大約二十歲的時候，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便辭別了母親，來到應天府的書院繼續求學。比起在醴泉寺的時期，范仲淹的用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身無分文的他，過的卻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生活。冬天的時候，他為了防止自己不小心睡著，只要略有倦意，便舀起一旁冷冰冰的水往臉上澆；每當米糧不夠用的時候，他可以連續好幾天只吃稀飯度日。看在外人眼中，這種日子實在難以消受，但是范仲淹卻甘之如飴，絲毫不覺得這是在吃苦。不過當初沒有人料到的是，范仲淹少年時期所養成的節儉習性，不僅影響了他往後一生的價值觀，也造福了千千萬萬的百姓。





范仲淹身居高位以後，還是不改節儉的美德，平常吃的是粗茶淡飯，如果不是宴請重要賓客，餐桌上是不會輕易出現肉類的；至於他身上穿的衣物，也以乾淨舒適為首要，從來不會去追逐物質上的享受。有一次，范仲淹的兒子們向他提出請求，希望能買一所大一點的園林做為住宅，他就說：「你們的目的不過是賞花作樂，何需花費那麼大筆的錢財。朝廷裡的官員們多的是園林，他們自己無暇遊玩，經常閒置不用。若是你們想偶爾登門拜訪，我先向他們知會一聲，他們一定不會拒絕的。」

除了自身省吃儉用，范仲淹還相當樂善好施，他將為官所得的俸祿大部分都捐獻出去，自己只留一些應付生活開銷，據說他的兒子們因此只有一件稱頭的服裝可以穿出門，每當遇到正式的場合，就要輪流穿那件衣服。范仲淹晚年的時候，甚至捐出自宅，改建為天平寺，供奉三寶。從上述的例子不難看出，他是真正將錢財視為身外之物的人啊！

范仲淹過世的時候，家人連喪葬費都籌措不出，因為他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祿，幾乎全數拿來做施濟之用。他的四位兒子都做到

公卿，個個能繼承父志，所以孫曾輩又再發達，足見節儉與吝嗇大不相同。世上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有財而鄙吝者，必生奢男。「祖宗錙銖積之，子孫泥沙用之。」我們越是辛苦為下一代累積財富，越是容易養成子孫驕縱的個性，使他們成為揮金如土的敗家子。還不如像范仲淹這樣，一些錢財也不留，反倒兒孫們更爭氣。這種事例，我們常見，也不足為奇的了。

乙、驕奢成俗召奇窮

明朝正德三年，安吉（今浙江一帶）附近的幾個鄉發生嚴重的旱災，但是棟（音同練）塘這個地方卻因為設有堰堤蓄水，作物得以照常收成。隔年，這一帶受到水災侵襲，農田全泡在水裡，不過棟塘因為地勢較高，又幸運地逃過了一劫。由於接連的天災造成鄰近幾個鄉里糧食欠收，於是州官就向中央陳情，為他們免去兩年的賦稅。





正當各鄉為了重建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時，得天獨厚的棟塘村人卻因為免糧的措施而大賺了一筆，他們趁機向鄰近大舉收購田宅與器械，此時入手的各鄉產業，大約只需要以往三分之一的價格就能便宜買到。身價翻了好幾倍的棟塘村人，從此一改昔日的淳樸本性，家家戶戶比的是誰家的房子較華麗，誰用的器物較精美。

棟塘村有一個讀書人叫做陳良謨，他見到村中被這股崇尚奢靡的風氣所籠罩，不禁搖頭歎息，他對叔兄說：「我們棟塘村必定會招來橫禍。」叔兄問他緣故，他語帶深意地說：「不過是無福消受罷了！我們陳、都、張三大家族在此地紮根日久，雖然免不了有些耗損，情況或許不至太糟，但是我看那俞、費、芮、李四家，人丁單薄，福澤也淺，恐怕就沒有那麼好運了。」

不久後，棟塘村發生瘟疫，整個村裡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俞費芮李四家原先就沒有幾口人，經過這場災難，更是幾乎要斷了香火。其他的村人雖然僥倖從瘟疫中存活了下來，不過之後村中又陸續發生火災，傳出災情的，正是陳都張三家。卻看這小小的棟塘村，因為奢侈揮霍，非

但不能守住得來不易的機會，還反讓災禍提前到來。

我們再看漢朝的大將霍光的故事。漢朝經歷武帝長年對外用兵，國勢一度衰退，賴有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輔佐年幼的漢昭帝，使國運再度富強，經過霍光輔政二十年的漢室，逐漸重振了以往的威望。由於霍光為漢室立下的功勞很大，他的親戚也跟著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霍家子弟們遍佈朝野，權傾一時。

當時霍光很欣賞陽城侯劉德的品格，想要招他做女婿，旁人看了都心生羨慕，想不到劉德卻以霍家位高權重，不能長久為由，婉拒了霍光的美意。劉德的決定一出，頓時為自己召來禍害，此時有奸佞趁機向皇上進言，劉德必定是與霍光有嫌隙，才會拒絕這樁婚事，加以同時有人密告他誹謗燕王劉旦，不久後，劉德就被罷去官職。劉德的親戚朋友見他遭到誣陷，不禁替他抱屈。

霍光死後不久，從前與他有仇的人紛紛出來落井下石，向漢宣帝上書，要求皇上親政，不要再讓霍家越權干政，霍家子孫眼見地位被削弱，逐漸起了謀反之心，想要廢掉漢宣帝，擁霍光之子霍禹自立，沒想





到陰謀敗露，參與密謀的霍家人不是自殺就是遭到腰斬棄市，而與霍氏相關連而遭到誅罰的家族，更達數千。劉德因為預見強盛的霍家必然走

向衰敗，斷然拒絕與他們有所牽扯，為自己免去了遭到株連的命運，可見將敗之家，都預先有個樣子給人看啊！

「謙」這個字所蘊含的，不只是外貌卑遜，還得要是心存恭敬；時常檢討自己不對的地方，虛心接受他人的指教。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就是因為他們器量短小，只覺得自己事事皆對，所以容不下逆境，時時刻刻怨天尤人。現代人最大的通病就是驕傲，上古時候堯舜如此賢能，但是舜的弟弟象不仁，堯的長子丹朱不肖，全都是因為犯了一個傲字，因此不能向父兄看齊。

廣義來說，世間善行，多出自人民的義務心重、權利心輕；凡諸惡行，也不過源於權利心重、無義務心。所謂義務心，就是自己覺得還有個義務當盡，所以眾善都含有謙德的意義在裡面。由謙發動，對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對社會人群就是忠信。《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易經》也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的一卦，六爻皆吉。天地運行的道理很簡單，就是過分的要接受制裁，吃虧的要受補益；世人對於謙德善行都





知道恭敬歡喜，對於驕滿惡行都覺忿怒隱恨，則禍福雖說是天理，實是人情；雖說是天降，實由自作。可知貪了世間的益處，必招來性德上的損毀；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吃天道的虧。

甲、平心氣定命改善

明朝萬曆年間，江陰有一位秀才張畏巖，博學能文，在文壇享有不錯的聲譽。甲午年，張畏巖信心滿滿地趕赴省城，參加三年一次的鄉試。放榜的那一天，他在榜單上找了許久，就是沒有看見自己的名字。張畏巖惱羞成怒，也不顧一旁還有行人，便開始唾罵考官有眼無珠，不懂他文章的高妙之處。

這時候有一位在旁觀察許久的道長徐徐走來，他笑著對張畏巖說：「閣下的文章想必寫得不太好吧？」張畏巖正在氣頭上，聽他這樣一說，更是怒火中燒，劈頭便罵：「你懂什麼！」道長慢條斯里地對他

說：「我曾聽人說過，要將文章寫好，首要便是心平氣和，方才我觀察閣下心不平、氣不和，所以猜測你應該不是寫文章的能手。」張畏巖知道對方有意提點，氣焰頓時收斂不少，他恭敬地拱了拱手，向道長請教，自己該如何做。

道長對他說：「考試的時候，文采固然很重要，但若是你的命中沒有功名，那麼就算文章寫得再好，也是枉然。不過這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如果你肯做出一些改變，就能扭轉命運，將機會掌握在自己手裡。」張畏巖更加困惑，他說：「既然是命中註定，又何來的轉變呢？」道長氣定神閑地說：「雖說造命由天，但立命卻是由自己，我們不能改變外在既定的事物，但是卻可以改變自己的習性與作為。從今天開始，你不妨多行善事，廣積陰德，順著天意去做你該為之事。最後，只要再改掉你不夠謙虛的壞脾氣，還有什麼福是求不到的呢？」

張畏巖反問道長：「可是我一介貧士，哪裡來的錢行善呢？」道長告訴他：「行善事，積陰功，並不是非要花費大筆錢財布施才可以，只要善的念頭常存心中，便是無量功德。就拿謙虛這事兒來說，它就是一





種美德，並不花錢。方才我看你名落孫山，心裡頭必定很沮喪，不過你不反省自身才疏學淺，反而出言不遜，將錯都怪到考官頭上，這樣對你是有損德性的！」

張畏巖經過道長一番教誨，頓時感悟。從那天起，他彷彿變了一個入似的，從前那股銳氣在他身上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謙沖自持的處世態度。他將行善轉變成一種習慣，一天比一天用功，修行不輟，這一段日子，他所累積的福德也越來越深厚，三年後的丁酉鄉試，他果然如願考上舉人。

同時期有個叫做楊仲舉的人，以仁厚聞名當世。他的鄰人在蓋房子的時候將簷溜超過界線，伸到楊仲舉家去，因此每到雨天，雨水便沿著鄰人的屋簷嘩啦啦地流到楊家來。楊家人對此感到很困擾，有一天想要找鄰人理論，卻被楊仲舉給攔了下來，他說：「晴天多，雨日少，我們又何必為了少許的困擾，打壞了與鄰居的關係呢？」後來有人看楊仲舉好欺負，想要侵占他的土地，楊仲舉也不生氣，甚至還說：「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

有一次，楊仲舉的鄰人產子，他唯恐自己平時騎的驢子發出鳴叫聲，會打擾到產婦與嬰兒的休養，於是他便把驢子賣了，外出改用雙腳代步。還有一回，他在夜裡夢見自己吃了別人的兩顆李子，醒來後心生愧疚，他說：「我一定是白天的時候心裡有爭利的念頭，晚上才會做這樣的夢！」結果為了懲罰自己，他竟然接連三天不吃飯。像楊仲舉這樣謙讓到極處的人，真是少見了！

乙、欺老人天道忌盈

楊大年是北宋詩壇的重要人物，他與劉筠、錢惟演等人仿效李商隱的華美詩風，彼此以詩歌唱和，自創西崑體，並編著了宋初的代表詩集——《西崑酬唱集》。由於他從小就是備受矚目的神童，所以十八歲那年考取了進士，大夥兒一點也不意外。楊大年進入翰林院以後，意氣風發，卻恃才傲物，他因為自己少年得志，所以很看不起同在翰林院中





的長者。他與年紀較大的同僚討論公務時，總是語帶輕慢地說：「老頭子，你們的意見如何？」經常把同事們氣得牙癢癢。

有一次，楊大年又刻意對周翰與朱昂兩位前輩無禮，周翰終於忍不住這口氣，表情嚴肅地教訓他：「你別總是欺負我們老邁，你自己總有一天也會變老的！」這時候，朱昂卻揮手打斷他的話，說：「不會的！不會的！楊大人才不會讓自己變老呢，他可不想被羞辱。」楊大年得意洋洋，自以為又在口舌佔了一次上風。

可憐楊大年當日聽不懂這兩位老人家的諷示，沒能猛省回頭，後來只活到了四十九歲，就是想要成為老翁，也沒有那個福份了！自古以來，凡是驕傲自滿的人，必然成不了大器。若是有識見的人，對於趨吉避凶，斷然由我，哪有像楊大年這樣，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的道理？

有句話說大丈夫能屈能伸，「抑」，卻是屈而不伸。世事本來逆多順少，敗易成難。人要在世上磨鍊，美玉不冶不精瑩，頑鐵不鍊不成鋼，松柏不歷歲寒不挺秀，孤臣孽子不厲熏不達。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世間上的顛沛患難，正是磨鍊英雄漢子的一大洪爐，能受的，便如松柏歷霜雪而愈堅；受不了的，便似夏草春花般的哀哀頹靡了。舉凡大人物，都不是什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習氣所能養成的。當平常無事時，喜怒哀樂要不形於色，凡人與聖人都很容易做到，不能看出區別。但是一逢逆境，常人往往要咬牙切齒、怒髮衝冠，那差別就顯現出來了。倘遇小小境緣，就成為障礙，便是平日沒有分毫修行上的成果。前賢說：「自勝之謂強。」這是教我們要自強。如不慣早起的，要強迫自己天未亮即起；不慣勞苦的，要強迫自己勤勞不倦；不慣莊敬的，要強迫自己立位坐齋，總而言之，就是





要令行住坐臥中充滿一種強毅之氣。就如同身體遭逢病痛之時，便應消盡塵寰妄想，覷破此身虛幻，深明苦空無常無我觀門。如果明白了這番妙理，那現前的所有極逆惡事，都可以看作是明師良友、助我們一臂的逆增上緣呢！

甲、廿載艱辛持漢節

漢朝的時候，武帝多次出兵討伐北方的匈奴，導致邊疆的情勢一觸即發，雙方經常互相扣押使者做為人質，匈奴新君且鞮（音同滴）侯單于即位的時候，為了鞏固政權，便派人向漢武帝釋出善意，將先前扣留的一千漢使遣送回國。漢武帝被且鞮侯單于的誠意給打動，於是讓中郎將蘇武帶領部下護送匈奴的使節回去。他們不僅將使者平安送還到匈奴國境內，還向單于獻上絲綢黃金等禮物，希望藉此帶來兩國的和平，沒想到此舉卻意外帶來反效果，且鞮侯單于見到漢朝對他如此低聲下氣，

不由得妄自尊大了起來。

此時又不巧發生了一件事，蘇武隨行的部下參與匈奴國內的叛亂，東窗事發，且鞮侯單于拿下他們一併治罪，蘇武不甘受辱，便拔出佩刀自盡，或許是命不該絕，終究是被救活了過來。匈奴人一向驍勇善戰，但是見到蘇武不畏死的氣節，仍是不禁大感欽佩。且鞮侯單于有意將蘇武納入自己麾下，三番兩次誘使他投降，但蘇武說什麼就是不從。且鞮侯單于沒辦法，只好把他關到地窖中，下令不准給他飲食，想要脅迫他乖乖就範。

北方連日的大雪讓氣溫降到冰點，蘇武緊緊抱著一條毛毯，整個人在地窖中縮成一團，口渴的時候，就拾起一團雪往嘴裡塞，要真餓到受不了，只好將毛毯拿起來啃，勉強和著雪水往肚裡吞。沒想到這樣胡亂果腹，竟也讓他撐過了好幾日。匈奴見蘇武這樣還能活下來，以為他是神人，不敢繼續將他囚禁在地窖，改將他發配到北海，要在那裡牧羊，並且設下條件，只要他牧的羝羊產乳，他就可以離開北海。不過蘇武也曉得，羝羊便是公羊，匈奴開出的條件，根本是天方夜譚。





北海即使是夏天，也是一片冰天凍地，不要說是人了，甚至連動物都不太出現在這裡，蘇武糧食沒有著落，只好循著野鼠的蹤跡，將他們積藏的果實拿來吃。這段日子，他每天行住坐臥都離不開代表漢朝使者的那根符節，走路的時候拄著它當拐杖，睡覺時又珍惜地抱在懷裡，反覆撫摸，導致旌節上所綴飾的牛尾都脫落了。五六年後，單于的弟弟於靛王到北海打獵，由於蘇武久居野外，對於打獵的器具自然很有一套，於靛（音同間）王與他一見如故，便派人按時為蘇武送來衣物飲食。三年後，於靛王大病，或許是他知道自己將不久人世，便下令為蘇武送上牛羊馬匹，以及服裝與穹廬，希望能稍稍為蘇武的生活環境帶來改善。不久後，於靛王離世，他所屬的部眾也退出北海，附近的匈奴屬國丁零族見有機可乘，就將蘇武的身家財產全數奪走，至此，蘇武又回復往日的孤苦貧窮。

起初，蘇武與李陵都在漢朝擔任侍中，兩人是舊識，不過就在蘇武出使匈奴的隔年，李陵就投降匈奴了。成為匈奴降將的這段期間，李陵心裡很煎熬，即使他知道蘇武在北海過得很苦，也沒有臉去探望他。很

久之後，單于派李陵到北海置酒設樂，希望他能對蘇武動之以情，讓他歸順匈奴。

在酒宴上，李陵對蘇武說：「單于知道你我素有交情，因此派我來勸你，漢朝已經容不得你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你還是趕緊答應單于開出的好處，才是聰明人。」他見蘇武不答話，又繼續說：「我來到匈奴的時候，正逢令堂過世，不久後，聽說尊夫人也已經改嫁，自從你離開漢朝以後，你們蘇家日漸凋零，只剩下兩個妹妹，還有你年幼的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如今又過了十幾年，他們還在不在這個世界上，你我也不得而知了。人生譬如朝露，你又何苦繼續作賤自己呢？我背離漢朝的時候，心中的愧疚絕對不下於任何人，但如今皇上年事已高，性格反覆無常，在他手下做事，每天只能提心吊膽。你仔細想想，當今漢朝的皇上，是不是還值得你這樣效忠呢？」

想不到蘇武不但沒有被李陵的一番話打動，還反過來斥責他：「我們一家人之所以有所成就，全賴皇上所賜，我們報答皇上的恩情都來不及了，哪裡會有二心呢？做臣子的事奉君王，就該像兒子事奉父親一





樣，為了父親，就算肝腦塗地又有什麼不對呢？你不要再說了！」李陵見他意志堅定，只好打消念頭。不久後，李陵派人捎來武帝駕崩的消息，蘇武知道了，接連好幾個月，每天對著南方嚎哭跪拜，甚至不時嘔出血來，把身體都給哭壞了。

昭帝即位後，匈奴與漢朝關係趨於和緩，漢朝於是對匈奴提出釋放使節的要求，希望他們能將蘇武等人送還中原。但是匈奴不願輕易放人，於是就對漢使謊稱蘇武已死，當時隨蘇武出使匈奴的部下常惠在夜裡偷偷會見漢使，他說：「你們只要宣稱昭帝在上林苑打獵時，曾經射中一隻腳綁布帛的野雁，布帛上寫著蘇武等人尚存，單于就沒辦法再否認了。」果然常惠的計謀成功，經過了一波三折，蘇武總算得以回到故鄉。

蘇武一去匈奴將近二十年，回國後，很受到皇上與朝中大臣的敬重，漢宣帝封他為關內侯，他卻將所得的賞賜，盡數贈送弟弟與故人，自己不留半點財產。然而年少時所受的苦難，並沒有磨去蘇武的志節與壽命，他帶著一顆赤膽忠心，直直活到了八十多歲。看蘇武在雪窖中，

在北海上，人生必需的衣食住行等物品，是一無所有的；可是他心中的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艱難困苦的環境一點也不能動搖他。所謂「壯年奉使，白髮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惟。」蘇武的忠義，真是千古無二的了！

乙、一朝傲慢誤終身

顏竣是南朝宋孝武帝手下的能臣，在孝武帝討伐兄長劉劭的過程中，顏竣起草征討的檄文，寫得正義凜然，洋洋灑灑，激起全國上下一片討伐劉劭的聲浪，也順利幫助孝武帝奪得帝位；此外，他在孝武帝病重時，一手包辦滿朝文武要務，同時為孝武帝穩定了軍心與民心，因此孝武帝很倚重他。

孝武帝為了獎賞顏竣，任命他為吏部尚書，吏部為六部之首，是負責考察以及任免官吏的重要部門，孝武帝讓顏竣擔任吏部的部長，等同





於視顏竣為最重要的心腹，因此顏竣的地位幾乎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顏竣的父親是光祿大夫顏延之，顏延之在當時的文壇舉足輕重，不過政壇上就不如兒子來的風光，待的是閒散的官職。不過顏延之個性儉樸，即使是布衣茅屋，他也甘之如飴，顏竣好幾次想要花錢改善父親的物質生活，他卻是一概不受。

有一次，顏延之乘著牛車外出，恰好在路上遇到顏竣浩浩蕩蕩的車隊，他見衛兵個個手持儀仗，排場很大，便退立到路旁，把顏竣叫過來訓話，他正色說道：「我生平最不喜見到達官顯要，今日在這樣的情況下見到你，真是家門不幸！」不過顏竣奢侈鋪張的行徑卻沒有因為父親的教誨而有所改變，不久後，他又砸下重金蓋了一座富麗堂皇的高宅，顏延之知道後嘆了口氣，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好自為之吧！不要權傾一時，到頭來，卻成為後人的笑柄。」

一天早上，顏延之有事找上顏竣，來到他的住處，卻見門口賓客雲集，已經有許多人等著面見顏竣。顏延之派人進入通報，這才知道，顏

竣還睡在床上，尚未清醒呢！顏延之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當著下人的面斥責他：「恭敬摶節是福的基礎，驕狠傲慢是禍的開端。你原來出身糞土之中，偶然得志，一夕躍入龍門，更應該謹言慎行，這樣放肆，豈能長久！」

顏延之見微知著，果然料到了顏竣的未來。之後，顏竣因為屢次直言進諫，已經逐漸失去孝武帝的寵愛，又逢王僧達在皇上面前誣陷，不久就被打入大牢之中，折斷了雙腿，然後賜死。而顏竣不只自己下場淒慘，還連累妻子與兒子，他們先是被流放到交州，到了宮亭湖後，顏竣之子顏辟強還被沉入江中，活活淹死。

有人見了顏竣的下場，不禁感嘆：顯貴人家樹大招風，往往會召來鬼神惡意迫害。顏竣本來沒有什麼重大的惡行，卻因恃寵而驕，以致招來殺身之禍。唉！縱使有顏延之這樣賢能的父親，仍然無法將顏竣導向正確的道路，驕傲給人帶來的危害實在不容小覷啊！





十、誠

古今學術的發明，都有一段真摯的精神在內，這種精神，就是個誠字。即使一言一行，凡可信於當時，傳之後世的，無不是仰仗至誠，方能建立；稍涉名利之心，便是虛假。世間應用的學術都是如此了，何況關於身心的受用？一切的身心受用都這樣了，更何況專在心地法門中做工夫的人？

世人耳濡目染，動輒被一切外物牽著走，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面，一味在個人的名聲地位上下工夫；然而我們要曉得，即便只是如此向外馳求，便成了我們一生的病痛。若是聰明的人，務必也要反躬自省，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之微處；雖在暗室獨坐，工夫也只在一念之微處。所謂「三月不違」，是不違這個誠字；所謂「日月至」，也是至這個誠字！且如心中想行善，可是常有個怠惰不肯的意思，就犯了自欺。自欺就是虧心；心體本是圓滿的，稍有外物來擾亂糾纏，往往便要覺得心裡有愧。這自欺的病症，就好比堤防上小小的一道

縫隙，看似不起眼，卻可能使江河潰決。所以不能於獨處時謹慎自持的，勢必引發不可收拾的後果！《大學》說：「小人閒居為不善。」閒居還能怎麼不善呢？其實就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便是萬惡的淵藪。印光法師說：「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誠敬若極，經中所說功德，縱在凡夫地不能圓得，而其所得亦已難思難議。」那心地法門中種種的靈異神通，都是些很自然的現象；俗話說心誠則靈，感應道交其實也是很尋常的。

甲、轉弱為強修三昧

宋朝高僧遵式禪師俗姓葉，出生於浙江台州，據傳他的母親在夢中得到一顆明珠，她得到指示，將明珠嚥下，醒來後不久，就生下了禪師。一般的嬰兒都要周歲以後才能說些簡單的詞彙，但是禪師在七個月大的時候，就能隨著母親稱誦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到了他年紀稍長，已





經立定志向要學佛，於是他拜別了家人，來到東山向義全法師學道。

禪師求道的過程艱苦卓絕，他為了力行般舟三昧法，以九十日為期，日日夜夜不間斷修行。在這九十日當中，必須身常站立經行無休息，口常唱念彌陀名號無休息，心常憶念阿彌陀佛無休息。禪師為了保持清醒，在佛堂的四個角落擺上燒熱的鐵盆，每當他晝夜觀想，精神不濟之時，便將手伸向鐵盆一摸，藉著痛楚讓自己專注無礙。據說到了後來，禪師的雙手，只剩下三根手指頭是完好的。

有一段時間，禪師因為苦行，時常嘔出血來，他驚覺若是身體再繼續衰弱下去，或許還沒學成，性命就已經不保了。於是他趕緊閉關修煉，觀音消伏毒害懺法，即使跪拜到兩隻腳血流如注，幾乎要暈厥過去，他也誓行無悔。到了三七日的時候，空中傳來人語，說遵式不久將死。禪師的意志反而更加堅定。來到五七日，禪師見到滿室死屍，他卻無畏無懼，直接踏了過去。就在他步伐跨出的同時，滿地死屍也隨之消逝了。七七四十九日時，禪師又聽到空中傳來人語，這回說的卻是，十方諸佛為你增福增壽。

那天晚上，禪師在睡夢中，見到一個巨人手持金剛杵，在他的口邊比劃，禪師嚇了一跳，立刻從夢中醒來。待到禮懺全程結束，禪師出關時，不僅先前的病症全數消失，身長還比閉關前高出了一寸多，手臂也長長垂過了膝蓋，聲如洪鐘，膚若白玉。有幸見證的眾人，都不禁發出讚嘆，禪師身上的種種光明相好，若非他意志過人，又怎麼能夠轉危為安呢？

禪師有一段時間在杭州昭慶寺闡揚妙典，當時杭州習俗，每每準備大量的酒肉佳餚為死者送葬，禪師為了讓眾生戒掉殺生祭祀的陋習，總是不厭其煩，以佛法加以勸導，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後，終於改變了當地人的想法，讓他們以素齋代替酒肉祭拜死者。其後，他又到蘇州開元精舍講法，蘇州居民受他感化，進而酒肉不沾之人，幾乎遍佈了全城，以致於肉舖酒坊都快要經營不下去。

禪師建立光明懺堂的時候，已經有些年紀了，但他還是堅持，每架一根樑柱，每敲一磚一瓦，都要親誦大悲咒七遍。光明懺堂中的數百個房間，無一例外。之後雖然經歷了三次賊難，遭到縱火，但是光明懺





堂卻如有神助，大火無故自滅，而且滅後，建築物內外完好無損，光明懺堂更因此而有了「燒不著寺」的特殊稱號。若不是大慈悲大願力的加持，能有這等神蹟嗎？

宋仁宗年間，禪師將講經的席位傳授給弟子祖詔，並預告了自己即將往生的消息。雖然弟子們請求禪師住世，但這時候的遵式禪師，生西心意已決。隔年十月八日，高齡六十九歲的禪師得病，他知道自己時候到了，便讓弟子為他做準備。有弟子問禪師將歸何方，禪師回答他：「常寂光淨土。」當天晚上三鼓，一代禪師就奄然坐化了。據傳，禪師圓寂的那一晚，有人在山中見到一顆閃耀的紅色大星殞落於靈鷲峰。由於宋真宗曾賜號慈雲，因此時人又稱他為慈雲懺主。

乙、既得復失縱心猿

從前在江西浮梁縣有一所廟宇十分靈驗，因此總是吸引大批民眾帶

著香花供品前來祭拜，漸漸地成為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後來縣官黃木多方觀察，認為所謂的廟神，或許只是妖物假冒，於是他便設下陷阱，想要戳破「廟神」的真面目。

這一天，黃木刻意挑選一罈氣味濃烈的好酒，親自前去廟中祭拜，不勝酒力的「廟神」很快就失去意識，此時黃木叫出一旁埋伏的手下，三兩下就把「廟神」逮了起來。醉醺醺的「廟神」失去法力，外貌蛻變成一隻不起眼的老猿，黃木計謀成功，便將老猿拖向市集，要將他斬首示眾。

就在這個時候，老猿醒了過來，牠知道黃木要將自己處死，趕緊苦苦哀求他：「我冒充廟神固然該死，但是這段期間，我所累積下來的金銀財寶，恰好可以補足縣府的虧空，黃大人是不是要好好考慮這樁交易呢？」黃木被牠說得有些心動，正要問牠寶物所在，沒想到老猿乘隙一跳，就給掙脫了。懊悔萬分的黃木趕緊加派手下，千方百計要把老猿給追回來，但老猿早已不知去向了。

南宋心學大師陸象山特別重視辨志，他認為，我們做任何事，都要





在動機之上做一番審查的功夫，為義或為利，便是君子小人之隔。而動機的善惡又只在念慮一轉之間而已，若有心念不正之人，但曾出現一絲知錯的念頭，即可以為正；反之，心念純正者，即使只在頃刻間失了正念，也是不正。因此陸象山經常引用《尚書》中的一段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這段話所要表達的就是說，即便是聖人，如果無念於善，則不免變成狂妄無知之人；但是狂人若能在心中保有善念，那麼最終也是有機會成聖的。

千古聖賢，不過在一念微處來審察自心；天地鬼神，也只在此上勘查人的善惡。黃木本欲為百姓除妖，初發心甚好，但是貪念一動，老猿便已計謀得逞。誠與不誠一線之間，結果卻是天差地遠啊！

如果說救他人是善，那麼救自己豈不是更善？人能改過，就有如久病得癒，溺水得援，這一線生機，全靠自己肯救救自己！古人說：「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賢沒有什麼別的長處，只是時時反省自己的過錯，勤奮不懈地改過遷善，才進而成為聖賢人物。凡人不能沒有絲毫差錯念頭，只是需要費一番工夫將錯轉正，如果轉的過來，那起初所犯的錯就不是全然只有壞處了。只是能不能成功轉錯為正，還得要看自己有沒有知恥的心念。

許多造惡的人，頭一次犯錯的時候都還會覺得有所不忍，一段時間後，忍與不忍的情緒參半，再後來，連不忍之心也沒有了，到最後甚至心安理得，樂在其中。到了以造惡為樂的這一步，那人的良心也宣告死亡了。他們認為能將他人踩在腳底下是因為自己有才智，能陷害他人是因為自己手段高明，因此狎妓買笑的自命風流，迎逢哄騙的自稱伶俐，反笑別人為過時的廢物，入世的棄材，簡直是沒有一點羞恥之心。這樣





的人就如同患了絕症一樣，完全不可救藥！

反過來看，遇到壞的念頭將起的時候，只要覺得可恥，便有轉機。孔子說：「知恥近乎勇。」平日要認清哪些事情是不該做的，凡身過、口過、意過，辨到毫釐，對待自己千萬不能太過寬容。如此一來，往後一旦發覺過失，自會奮然振作，不會因循退縮，如毒蛇咬指，就要當機立斷將患部斬除；如芒刺在肉，急要剔出，沒有一些時間耽擱。若是真能做到這樣，從前所犯下的過錯就如同陳積已久的冰雪，遇到春天的日頭一照，自然會消融殆盡的。改過之人，有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己固然神清氣爽，然而旁人見了卻也分外可喜，鬼欽神敬，吉慶漸來。因此過錯不論新舊遠近，只要能改，就是最難能可貴的！

甲、勇改過確立希賢志

宋朝司馬光打破水缸，英勇搶救同伴的故事，相信各位應該都不陌

生，不過他的機智與早熟，說起來都要歸功於父親司馬池的教育。

司馬光五、六歲的時候，有天撿到一顆青胡桃，他拿在手上把玩許久，想要將果皮剝開，卻是用盡了力氣也做不到。這時候司馬光家中的一名婢女看不過去，便將胡桃拿去泡熱水，過了一會兒，胡桃的果皮軟化，輕輕一剝就露出了裡頭的堅果。司馬光的姐姐從外頭回來，看見司馬光竟能將胡桃外皮剝去而不弄髒手，就好奇問他：「什麼人幫你弄的？」司馬光大言不慚地說：「是我自己剝開的。」沒想到父親司馬池看到了全程，就走過來怒叱司馬光：「臭小子，你竟敢說謊！」司馬光經父親訓了一頓，從此再也不敢妄語。

司馬光有一次要僕人把自己騎乘多年的老馬牽去市場賣，僕人出發前，他又鄭重交代：「你千萬記得，若是買主問起這匹馬的狀況，就這樣跟他說：這匹馬毛色純正，身高體壯，性情溫和，只不過夏季的時候肺病經常發作，這個老毛病始終好不了。」僕人笑說：「這樣一講，馬還賣的出去嗎？」沒想到司馬光卻板起臉孔告訴他：「買賣事小，一個人的信譽卻是比什麼都重要。」





司馬光曾經這樣形容自己：「我生平沒有什麼過人之處，但也從來沒有做過什麼不可告人的事。」神宗年間，他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自請外調洛陽，埋首於編纂《資治通鑑》的工作中。他一生為國家鞠躬盡瘁，先後經歷宋朝四位皇帝，宋哲宗即位後，更任命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等同於宰相一職。當時邊境的西夏與遼國都久仰司馬光的大名，甚至彼此告誡：中國當朝的宰相是司馬大人，我們可千萬別輕易惹事引戰啊！

由於司馬光為人誠信溫良，所到之處，無不受到萬民的景仰。他過世以後，京城的百姓傾城前往弔唁，街頭巷尾不斷傳出哀慟不捨的哭聲，有些手頭比較緊的人家，甚至不惜典當衣物，就為了要向他致奠；之後，老百姓紛紛在家中掛上司馬光的畫像，吃飯的時候，也不忘要供養他。

劉安世曾經向司馬光請教安身立命的要訣，司馬光教他，要至誠待人，就從不說假話做起。世人尋常說話，即使是無關緊要的小地方，也往往要帶幾分誇大不實，然而縱使自己也知道這樣的行為沒有意義，但

仍是難以自拔。看來我們若要改掉誇口妄語的壞毛病，非得要學司馬光決心改過不可！

乙、逞奇奸終無悔禍心

呂不韋原是衛國的一位商人，因為深諳低買高賣之道，短時間內，就為自己累積了相當可觀的財富。不過人心總是貪婪無度的，他當然也不例外，家財萬貫的呂不韋為了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便開始在各國物色可用之材，想要在混亂的時局中為自己立下不朽的霸業。戰國時代七雄鼎立，為了保有短暫的和平，各國間時常以交換人質作為手段。這時候恰巧秦國太子安國君的兒子異人，被扣在趙國作人質，呂不韋到邯鄲經商的時候見到異人，覺得他是一顆可以利用的棋子，便開始了放長線釣大魚的計畫。

呂不韋接近異人，將自己如何排佈策劃，鉅細靡遺地告訴他，長





期受到安國君漠視的異人一下子就上鉤了，他很清楚，唯有與呂不韋聯手，自己才有出頭的機會。首先，呂不韋拿出千金，一半贈與異人，讓他結交賓客，廣納謀士；另一方面，自己則拿了五百金購入許多貴重的珍奇禮品，送到安國君最寵愛的姬妾華陽夫人那裡。

呂不韋見到華陽夫人以後，立刻發揮了三寸不爛之舌，說服她：「我聽聞安國君的庶子異人賢能而有才幹，擁有一些死忠的追隨者，不過異人的母親夏姬一向不得寵，異人若要被立為太子，恐怕是難如登天。反觀華陽夫人，您雖是安國君最寵愛的妃子，但膝下無子，又有何用？」華陽夫人被挑起了好奇心，催促他繼續說下去。呂不韋又說：「我以為夫人應該要收異人為義子。一來，異人一向仰慕華陽夫人，自當竭力孝敬您；二來，若是異人因此被立為太子，那麼不僅安國君在位時，夫人坐享榮華富貴，假使來日安國君駕崩，您也還有異人可以依靠，保證您有生之年，在秦國的聲勢不墜。」

之後，呂不韋為了討好出身楚國的華陽夫人，更讓異人改名子楚，穿楚衣，說楚語，華陽夫人落入他的攻勢，很快便找上安國君商量此

事。安國君受到華陽夫人的柔情游說，也不忍她孤苦無後，便答應讓華陽夫人收子楚為義子，並讓呂不韋輔佐他。從那時候開始，子楚逐漸打開了在諸侯間的知名度，也向秦國的王位邁進了一大步。

當時呂不韋的身邊有一位能歌善舞的美人，叫做趙姬。有一次子楚在酒宴上見到趙姬，驚為天人，於是向呂不韋請求，要娶趙姬為妻。呂不韋一開始很生氣，但靜心一想，自己已經在子楚身上投入鉅額資產，如果此時為了一個女人與他鬧翻，似乎太不值得，於是他讓趙姬隱瞞有孕的事實，嫁給子楚。隔年正月，趙姬生下了一個男孩子，取名政，也就是後來一統天下的秦始皇。

秦昭王五十六年，安國君繼承王位，立華陽夫人為皇后，子楚為太子，而先前因為動亂暫時藏匿在趙國的趙姬母子，也在這一年平安回到秦國。不過安國君在位僅僅一年便駕崩，諡號孝文王；之後太子子楚接下王位，是為莊襄王。子楚為了答謝呂不韋在他落難時伸出援手，並不惜重金助他登上王位，因此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其時河南雒陽十萬戶皆為呂不韋的封地。





然而接連幾任秦王的在位時間都不長，子楚即位才短短三年，也不幸去世，太子嬴政於是以十三歲的年紀登基，拜呂不韋為相國，並尊稱他為「仲父」。呂不韋的勢力在此時達到鼎盛，秦國的政治大權，幾乎都掌握在他一人的手裡。

呂不韋原來就與趙姬有一段情，子楚過世以後，兩人之間的來往更加肆無忌憚，全然不把嬴政放在眼裡。但此時趙姬已經貴為太后，加上呂不韋年事已高，他深怕日後姦情曝光，會為自己招來禍害，於是獻上假宦官嫪毐，自己則漸漸與太后疏遠。

始皇九年，羽翼漸豐的嬴政開始拓展自己的實權，他接到消息，指出嫪毐與趙太后有染，並且誕下二子，嫪毐更有意擁立自己的兒子為秦王。嬴政為此怒不可抑，誓要殺了嫪毐（音同烙矮），這件事卻引發嫪毐孤注一擲，起兵叛變，不過這場雷聲大雨點小的鬧劇三兩下就被嬴政給擺平了。之後，嫪毐不僅自己被判處死刑，還株連三族被滅；身敗名裂的趙太后則被幽禁在雍都，直到齊人茅焦進言，才被接回咸陽居住。

嫪毐叛亂帶出的一連串問題，讓趙太后淫亂的私生活浮上檯面，

呂不韋也因為私通趙太后，並引進嫪毐而遭到牽連。嬴政原想誅殺呂不韋，但念在他擁立子楚有功，又有許多門客為他求情，因此只免去呂不韋的相國一職。隔年，呂不韋在秦國聲勢地位仍居高不下，嬴政為了鞏固政權，又將他流放到蜀地。但是這一回，呂不韋很清楚嬴政並不打算留給自己一條生路，於是他黯然飲下毒酒，翻手操弄秦國政權的一代富商，就這樣殞落了。

看呂不韋以一介商人，用盡陰謀詭計，爬升為秦王仲父，可謂大奸巨猾，天下第一的傳奇商賈。然而經過了長久的歲月，竟無一念悔過之心，於是奇貨反為奇禍，大巧終成大拙了！





十一、立志

「志」是志向，如同操縱方向的船舵；「立志」便是將志向立定，如樹木之生根。船有舵才不教於迷失方向，樹生根才能養成合抱之木。凡是志向專一，雜念自然不起；就好比好色的人眼前出現美人搔首弄姿時，如怕死的人遇上刀鋸加身時，心裡豈還會有別種念頭？世人所以流轉不定，只因不能腳踏實地。若是能立志的人，從本源上痛下決心，將種種凡心習態除得乾淨，便有個好的開始，凡事都好商量。我們常見到一些為學之道上不能進步的人，都是害在因循兩個字；遇上了事情都說明日再做，這種苟且的心態便是懶散怠惰的淵藪。至於被聲色犬馬迷惑，良心善性都被蒙蔽之人，如禽獸般渾渾噩噩地過日子，毫無一點超然之志，更不足道。人生在世務必要軒昂奮發，不要白白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孟子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這是說，真正的有志之士是不需等待時勢或英雄的，他們自己就能創造新局，振興盛世。又說：「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

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這是拿上古的舜帝來激勵我們，聖賢與凡人的差距，在於有沒有立定志向，決心去作。若是志向立定了，好好下一番功夫，那麼我們離聖人是不遠的。

我們身處這個世間，凡事都要謙讓，唯有這點例外，千萬不要說把第一等人讓給其他人去做，自己卻做第二等人，這般心態，便是自棄！所以孟子道：「自棄者，不足以有為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到底重擔子也要有肩膀有擔當的人才挑得起，須從志上立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工夫來，若是真能比別人百倍千倍的努力，還有什麼事情是做不來的嗎！當下這人欲橫流的時代，心志不夠剛毅的人，也幾乎是立不住腳，記取孔子說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個人的志氣若是被剝奪了、動搖了，那可是比什麼都要嚴重的！





甲、父子同德流芳千古

范仲淹年輕的時候生活相當困頓，沒有什麼餘錢買米，所以經常都是每天只煮一鍋粥，等到粥冷卻凝固了，他便用刀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兩塊吃。有一次他的同學看不過去，從家裡拿了一些像樣的菜餚送給范仲淹，沒想到范仲淹只顧著讀書，將菜都放到壞了。他的同學很不解，於是問范仲淹：「我見你日子過得清苦，特地拿了些食物來給你，你怎麼卻擱著不吃呢？」范仲淹回答他：「我很感念你的恩德，只是每天吃粥習慣了，如果今日吃了這些美食，改天那些冷粥還能下肚嗎？」

有一次，范仲淹拜訪一位算命先生，問他以後能不能當宰相，算命先生說：「不能。」范仲淹想了想，又問：「那麼作名醫成不成？」算命先生很驚訝，問他：「怎麼你的志願落差那麼大？宰相與醫生可是天差地遠的啊！」范仲淹理所當然地說：「因為只有宰相和醫生可以救濟天下人啊！」算命先生聞言不禁讚嘆：「先生有這樣的仁心，才是真正的宰相！」

范仲淹從政之後，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他經常不顧自身的安危，直言評論時政，影響當時的士大夫更加看重個人的風骨與節操。范仲淹執政的時候，若是有某官員受到糾舉，在監察單位的本子上留下不良紀錄，范仲淹絕不徇私，大筆一揮，便革去失職人員的官位。有一次，鄭國公富弼在一旁看了有點兒心軟，就說：「范大人勾這一筆相當容易，但恐怕這官員一家人往後生活不易，全家上下都要為您這一筆而難過落淚了。」范仲淹卻說：「他們一家子哭，總好過讓他繼續留任，連累天下百姓皆哭吧！」

范仲淹年輕的時候就很希望能為族人盡一份心力，為他們設立「義田」，但是他為官清廉，又將大部分的俸祿捐獻出去，因此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這個計畫一直到他為官三十多年後，才有了實踐的機會。范仲淹當上招討使的時候，在家鄉購置千畝良田，讓沒錢買地的族人在這裡耕種，不但固定提供他們衣物飲食，若是遇上婚喪喜慶，還有額外的補助。他從族人中挑選出品行良好且擅長理財之人，將義田做了有系統的管理與長遠的規劃，此舉深深造福了那些貧困的族人們，而且即使





范仲淹過世以後，他的子孫也沒有停止這樣的義行，實在教人欽佩。

范仲淹的四個孩子深受父親影響，年輕的時候就相當樂於助人。有一次，范仲淹指派次子純仁運送一批麥子到蘇州去販售，回家後，純仁興致勃勃地告訴范仲淹：「父親，孩兒在回程的路上遇見您的老朋友石曼卿先生。孩兒見他面黃肌瘦，似乎很久沒有好好吃飯，於是忍不住出言關心。沒想到先生卻嘆了口氣，愁眉苦臉地說道：『唉，自從家中遭逢喪事以來，我還沒吃過一頓飽呢！原想要好好替家人安葬，無奈手頭拮据，只能讓他們暫時停棺在此，真是罪過！』」范仲淹問：「哦？那你怎麼作？」純仁說：「孩兒二話不說，就將剛收來的麥金全數奉送給先生，但先生還是不見喜色。他說：『我家中還有兩個老大不小的女兒，只因我負擔不起嫁妝，連累她們如今還待字閨中。』孩兒很想幫助先生，只可惜身上的麥金已經用盡了。」范仲淹聽了就說：「那你何不將運送麥子的船隻也送給他呢？」純仁聽了，趕緊回答：「孩兒正要說呢！我將麥舟也給先生了。」范仲淹聽了撫掌大笑，將純仁好好讚美了一番。看這范氏父子一心同德，真是千古的佳話了！

乙、主賓喪志遺臭萬年

宋朝宰相蔡京是出了名的貪官，他把持朝政十多年，所做的改革或政策，莫不是為了中飽私囊。由於他為官的任內貪污了不少錢，所以他的日常生活也是奢侈得教人難以想像。據說蔡京家中飼養的豬都是喝人乳長大，鴨鵝平日吃的是芝麻，牛羊則吃綠豆，這些尋常人家的糧食，在蔡京家中，都只配拿來當作畜牲的飼料。此外，他還讓下人拿珍珠八寶來煲湯做菜，每每餐桌上的一盤佳肴，價值都超過一般人家的財產。鋪張如此，蔡京面對滿桌子珍饈美饌時，卻還是得拿著筷子考慮老半天，感嘆菜餚不夠美味，不曉得該吃哪一道。

曾經有位士大夫在京師物色侍妾時見到一名女子，自稱從前在蔡京的府裡作過包子，士大夫心想，能在蔡京的廚房裡做事，手藝想必不簡單，於是就把她買了下來。有一天，士大夫心血來潮想吃包子，侍妾卻說作不出來。士大夫以為她想偷懶，便詰問她：「妳曾說妳在蔡太師的廚房待過，怎麼如今又說不會？」想不到侍妾竟回他：「我只負責切包





子裡頭的蔥絲啊！」蔡京連廚房裡的僕人分工都如此之細，其他方面的奢侈浪費，就更不用說了。

蔡京的部屬翟謙學習了主人這個壞習慣，總喜歡在宴會上耍派頭，似乎不做到像蔡京那樣揮金如土，他就不暢快。有一年年終，翟謙在家中擺開筵席，宴請朝臣，由於蔡京位高權重，面子很大，當天一共來了五百多個客人。僕人送上湯品的時候，有一位客人偶然提及，鴨舌湯味道鮮美，對身體也很有益處。翟謙一個眼神示意，不久，每位客人的面前頓時就多了一道鴨舌湯，每一碗裡頭都放入了三片鴨舌。

有些客人見到小小一碗湯中，就是三條生命，不忍心吃，沒想到這時還有人半開玩笑地試探：「這樣似乎不太夠吧！能不能再添一些來啊！」翟謙豈容面子掛不住，當下又派廚房為每位貴賓追加一碗。估計這一頓飯下來，就有三千隻鴨子因為客人偶然一言，成了刀下冤魂。

蔡京本無政治才能，只因懂得逢迎拍馬，四度出任宰相，權傾一時。不過他為官期間，壞事幹盡，弄得天怒人怨，太學生陳東曾經上書，將蔡京等人稱為六賊，並點蔡京為六賊之首，可見宋朝人有多麼痛

恨這位宰相。後人撰寫宋史時，更毫不猶豫將蔡京列入奸臣傳。蔡京失勢後被放逐到嶺南，翟謙的家產也全數被沒收充公。金人入侵中原後，蔡京更是成為全民公敵，即使他放下身段沿街乞食，也沒有人願意向他伸出援手，於是窮途末路的蔡京，就這樣餓死在流放的路途上了。

原來蔡京的掘起與他寫得一手好書法有關，因為宋徽宗自創瘦金體，對書法美術也很有研究，蔡京看準了這點，便不時搜括民間的古董書畫，進獻給宋徽宗，因而得到皇上的另眼看待。北宋有「蘇、黃、米、蔡」四大書法家，分別就是蘇軾、黃庭堅、米芾與蔡京，不過後人卻因為蔡京品行奸惡而將他除名，以蔡襄來頂替他的位置。可見一個人的才華再高，若沒有相匹配的高尚人品，最終也只能落得淒涼的下場。





十二、修善

我們身所做的事，口所說的話，心所想的念，都叫做業；由業而生的力，叫做業力。世間種種的受用，都是業力感召的。業力的連鎖作用，就是因果；世間一切事物，沒有一件不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周安士說：「善者福之基，福者善之應。」如想得身心安樂的福報，應先修集三業清淨的善因。世間一切的罪惡，無非由十惡作成；對治十惡的，便是十善。修善的人，能夠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即身業清淨了。能夠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即口業清淨了。能夠不慳貪、不瞋恚、不邪見，即意業清淨了。一人的自業所感，造成一人所遭的禍福苦樂；眾人的共業所積，造成一時一地的治亂衰榮。我們所遇到的患亂，當然是我們自己的業力造成的，斷非偶然遭遇，不應怨天尤人，要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的惡業，才有個轉圜的辦法。

甲、挽天心淨意修持有道

明朝嘉靖年間，江西有一位博學多才的讀書人，叫做俞良臣，他十八歲就考中了秀才，在太學中的成績也總是名列前茅，大家都認為，俞良臣考上進士是遲早的事。

一晃眼來到了三十歲左右，滿懷抱負的俞良臣卻仍未謀得一官半職，而先前為了應付考試所投入的金錢，卻已經快要用盡了，不得已，俞良臣只好在家鄉開班授課，當起教書先生。教課之餘，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好友共同創建文昌社，恪守文昌帝君陰騭文的教條，惜字、放生、戒淫、忌殺，持續好幾年都沒有間斷。

然而這段期間，俞良臣始終沒有放棄為官濟世的夢想，他不斷參加科舉考試，但是前後試了七次，就是無法通過下一階段的鄉試。古人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俞良臣的命運似乎就在此時開始走向下坡，他所生的五個兒子中，有四個因病夭折，獨留下來的第一個特別聰明靈秀，左腳底下長著兩顆痣，夫婦倆對他很寶貝，沒料到有一次他出外玩





要，就此一去不回。此外，他們生下四個女兒，也只有一個存活下來，俞良臣的妻子因為兒女連連遭遇不幸，竟將雙眼都給哭瞎了。

窮途潦倒的俞良臣開始反省起自己日常的作為，他心想：「我平常沒有犯下什麼過錯，卻遭到老天爺這樣的懲罰，未免太不公平！據說每年除夕前，灶神會將一家人整年來的善惡上報給玉皇大帝，看來我須要向灶神申訴，請他為我上陳玉帝。」於是四十歲以後，俞良臣每年的年終都為自己寫上一張疏文，暗中向灶神禱告，希望藉此來扭轉命運。

無奈事與願違，日子匆匆過了七年，俞良臣的疏文還是石沉大海，他既沒有考上舉人，家中的經濟也不見起色。這一年除夕，他與妻女吃著團圓飯，想到本該熱熱鬧鬧的一家子，如今只剩下三人，俞良臣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

就在這個時候，耳邊突然傳來一陣叩門聲。俞良臣心裡很疑惑：「除夕夜的，會是誰呢？」他手持蠟燭前去開門，只見來人頭戴方巾，身著黑衣，鬚髮有一半是花白的，彷彿是朝廷官吏的打扮。他客客氣氣地向俞良臣行了個禮，並主動報上來意：「在下姓張，偶然路過這裡，

隔門聽見先生嘆了好大一口氣，似乎頗有不平之意，所以特地上門關心。」俞良臣見他談吐不凡，趕緊迎他上座。

俞良臣自覺懷才不遇，如今得到知音肯坐下聽他一言，便開始滔滔不絕地抱怨起來，不但直言自己科舉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還將每年寫給灶神的疏文內容都說給張公聽。此時張公突然開口制止俞良臣，他說：「先生家裡頭的事我一清二楚，你不必再說了。以往你只是滿腦子惡念，追求外在的虛名，如今還怨天尤人，罪加一等。你可知道冒犯了上帝，將來要受的罪罰就不只是這樣囉！」

聽到這裡，俞良臣不禁失色，他說：「我聽聞天理運行，冥冥中自有報應，即使是再微小的善行都會被記錄下來。我這輩子不但嚴守戒律與教條，為善也不遺餘力，難道這些在你眼裡都不算數嗎？」

張公回答他：「唉，我這樣說你竟還不明白！舉例來說吧！文昌社有一條規矩，要大家惜字，但是你身邊的人為了節省，不是拿舊書來補窗戶就是包裹物品，甚至還將字紙拿來擦拭桌面。你每天見到他們這樣作，卻從來不曾出言相勸，只是偶爾見到被丟棄在地上的字紙，才撿回





家中焚燒。你自己想想，你是真的惜字敬字嗎？另外，文昌社每月例行的放生，你也只是跟著大家的腳步走而已，如果沒有人發起，你自己也不會主動去作。你知道為什麼嗎？就因為你的慈悲不是真正發自內心！再說，你們家中不時也烹煮活物蝦蟹來享用，難道牠們就不是生命嗎？

再來，就口業這方面來說，你雖然擅於言詞，辯才無礙，很輕易就能將人說服，不過你說話有失厚道，時常在言談間傷了人。雖然你曉得自己這個缺點，卻也沒有決心悔改，只要遇上公眾場合，往往一時逞了口舌之快，卻不知又有多少人被你那把利刃所傷。你的這些妄語、惡口、兩舌、綺語，連鬼神見了都直搖頭，你卻還敢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溫良寬厚，這話究竟是想騙誰呢？該不是連上天都要欺騙吧？

關於邪淫這一點，你雖然沒有實際犯行，但是只要遇見貌美的女子，你總是不經意多看幾眼，心念也隨之動盪。如果剛好有惡因緣來相助，只怕你早已鑄下大錯了！你說你終身不犯邪淫的戒條，難道是在說笑嗎？適才我所列舉的，都還只是文昌社所立下的規矩，這些你都做不到了，更何況是沒有硬性規定的呢？

你七年來所焚燒的疏文，全部都已經上達天聽，上帝派遣使者來觀察你的言行舉止，結果那麼多年來，竟沒有一件善行是可供記錄的。非但如此，在你獨處的時候，貪念不止，淫念繼起，嫉妒、偏見，驕傲、輕慢、過去、未來、恩怨、報復……種種惡念不斷在你腦中反覆湧現，這些可怕的意思正侵蝕著你的心，你卻渾然不覺。在你不知道的時候，使者已經將你的身口意業都一一記錄下來，送到上帝面前，如今你避禍都來不及了，還妄想有福報降臨在你的身上，真是可笑！」

俞良臣聽到這裡已經嚇出一身冷汗，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請求張公為他指點一條明路。張公本就有意提點，趕緊將他扶起來，安慰他說：「你讀書日久，書本上的道理自然是明白的。當你聽聞古聖先賢充滿智慧的言語時，往往激勵自己身體力行；當你見到有人做出了令人讚賞的善行時，也總是暗暗立誓，希望自己能夠向對方看齊。然而你雖有善根善念，但是都不夠根深蒂固，也沒有恆心，所以你生平所作的善事，都只是敷衍了事，想要表現給別人看罷了，沒有一件是腳踏實地去作的。相反地，你滿腔的惡念起伏纏綿，還妄想會有好事降臨到你頭





上，你這個樣子，就好比是在田裡撒下荊棘的種子，卻還癡癡等著稻穗收成的一天。

從今以後，只要你心中的壞念頭一起，你便凝神把念頭一轉，全往好的那方面去想，想想你能夠為他人做些什麼。凡是你能做到的善事，不求回報，不欲人知，不論大小難易，踏踏實實地拿毅力與決心去實踐，就算是遇上你能力不及的，也要盡心盡力了才能收手，如此一來，你的善意才算圓滿。

記住，往後心中不失二心，便能帶來不可思議的感應。第一，要有忍耐心；第二，要有恆心。千萬不可怠惰，更不可自欺欺人。你們俞家待我恭敬虔誠，所以我今天特地前來開導你，剛才勸諫你的話，希望你勉力修持，或許有朝一日，命運會因為你的努力而改變。」

張公說完，隨即起身離席，卻不是往大門的方向走去，俞良臣不明白他的意圖，只好緊跟在後頭，但張公才踏入廚房，下一秒卻突然憑空消失了，這時候俞良臣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就是自己每年歲末上疏陳情的灶神！俞良臣這會兒得知灶神化身前來關心，趕緊在灶前焚香叩謝，

並為自己的怠慢疏忽而道歉。

隔天，他在天地鬼神面前發誓要洗心革面，力行善事，並且自號淨意道人，勉勵自己屏除心中的種種妄念。剛開始的時候，他腦中總是雜念紛飛，不是怠惰想要放棄，就是疑心自己的行為是否能夠見到成效。他雖然有心向善，可惜卻因為信念不夠堅定，過了一些時候，修行的功夫仍然沒有進展。

有一天，俞淨意終於覺悟，再這樣下去，終究只是在原地踏步，他在家中供奉觀世音菩薩的像前不斷磕頭，並向菩薩發下宏願，願自己善念永純，善力精進，若有絲毫放縱偷懶，就要永墮無間地獄。他磕到滿頭是血，就是希望透過觀世音菩薩加持，能夠更堅定自己未來要走的路。

這天開始，俞淨意每日早晨梳洗後，必先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一百聲，才著手進行一天的工作。只要想到自己對觀世音菩薩許下的承諾，他的言行舉止彷彿就受到無形的約束，即使一旁沒有人監視著他，他也不敢再有違心之舉。這三年來，凡是有益於他人的事物，不分事情





大小，無論有沒有人見到，或是自己做不做的到，俞淨意都隨時保持一顆歡喜心，盡力抽出時間去施行。由於他行善的宗旨就是隨緣方便，廣植陰功，所以實行起來沒有壓力，只有滿懷感恩與歡喜。他逢人就勸導因果報應之言，並教大家敦倫、勤學、守謙、忍辱的道理。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天，他還將自己一個月來的言行作一個記錄統整，寫成疏文，在灶前向灶神禱告懺悔。如此日子一久，他修行的功夫越來越成熟，每每起心動念，皆是善行善言；而當他定心靜坐的時候，是一個雜念也不會出現的。

萬曆二年，宰相張居正主持甲戌會試結束後，想要在家鄉為孩子挑一個品學兼優的老師，由於這些年來俞淨意自行化他，無私的形象在江西深植人心，所以得到了鄉人的一致推崇。經過張居正的盛情禮聘，五十歲的俞淨意帶著一家人前往京師，展開了新的生活。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後，張居正看出俞淨意品格不凡，若是將來當上父母官，必定能造福許多百姓，於是提拔他進入國子監深造，繼續為兩年後的鄉試作準備。

萬曆四年，俞淨意終於如願考上舉人，隔年，又一舉考中進士。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力量正在牽引著他的命運。這一天，俞淨意因故拜訪太監楊公公，楊公公因為自己不能生育，所以從各地收養了五位孤兒，希望老了以後有人陪伴。他讓養子們一一出來拜見俞淨意，其中有一位十六歲的男孩子，俞淨意看上去總覺得十分面熟，忍不住就問起他的身世，小男孩說：「我還記得自己姓俞，從小住在江西，八歲那年，我跟朋友玩耍時，躲入了載運糧食的貨船裡，誰知道那艘船要開動前也沒有什麼徵兆，我糊裡糊塗地被載走，從此就跟家人失去了聯繫。」俞淨意激動萬分，趕緊請那位小男孩脫下左腳的鞋襪，結果一看到他腳底的兩顆黑痣，俞淨意終於忍不住大喊：「你果然是我的兒子！」

這樣出人意表的發展，楊公公也是怎麼都料想不到，不過既然事隔多年，俞淨意父子還有緣相認，他當然是滿心歡喜地祝福他們。俞淨意謝過了楊公公，帶著兒子急急忙忙奔回家中，還沒進門就急著大呼：「娘子，你看看誰回來了！」他的盲妻從來不敢奢望有這一天，她伸出雙手，緊緊將孩子摟進懷中，想到這得來不易的重逢，不禁氣血翻湧，





眼眶裡流出了一行行的血淚。她的兒子見狀，也跟著哭了起來，他用手試著抹去母親臉上的淚痕，卻怎麼也止不住母親的淚水，焦急的他伸出舌頭，一寸寸地舔舐著母親的雙眼。突然，俞淨意的妻子欣喜若狂地大喊：「我兒，我兒！娘親看見你了。」俞淨意在一旁看得老淚縱橫，沒想到兒子的一份孝心，竟換來母親的雙目重見光明。

俞淨意的人生經過幾番打擊與低潮，原本已經要向命運低頭，如今卻又峰迴路轉，有了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年過半百的他不禁感嘆，追逐名利的路上浮浮沉沉，心裡總是不太踏實，直到那一年遇上灶神，決心改過了以後，彷彿過的才是自己的人生。如今妻子病癒，失兒復得，還有什麼比這更珍貴的呢？他向張居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想要辭去官職，回到故鄉，張居正一向敬重他的節義，於是準備了豐厚的贈禮，親自送他上路。

回到家鄉以後，俞淨意比從前加倍行善，他的福報也一一降臨在子孫的身上。他的兒子娶了一門媳婦，接連生下七個白白胖胖的男孩子，個個都健康長大，並且繼承了祖父的才華，讓俞家成了名符其實的書香

門第，這在古時候可不是容易的事。俞淨意有感於灶神的恩德，便將他在除夕夜遇見張公的事付諸筆墨，包括自己之後如何斷惡修善，全都用紙筆記錄下來，當作俞氏家訓。或許是時常勞動筋骨的緣故，俞淨意不但健康，還很長壽，他活到了八十八歲，兒孫滿堂，才離開人世。熟知他義行的人都認為，俞淨意就是因為勇於改過，矢志向善，才改變了自己與家人的命運。他的事蹟，絕對是我們菩提道上的好榜樣。

乙、陷人命識之抱恨無窮

虹縣有一位富翁周義夫，仗著自己有錢，暴虐無道，花錢如流水，在地方上風評很差。朋友孫識之為了他好，曾經出言相勸，周義夫卻翻臉罵道：「你懂什麼？我家的事還輪不到你來管！」孫識之踢到鐵板，從此不但與周義夫斷絕了往來，甚至還因此懷恨在心，老想著看他身敗名裂。





若干年後，孫識之科舉登第，風光地回到虹縣擔任司漕。這天，有一位縣民對周義夫提出告訴，指控他出手傷人，案子送到孫識之手裡，他絞盡腦汁，想著怎麼處置這位「老朋友」，沒想到此時提告的縣民突然暴斃身亡，孫識之逮到機會，即刻以謀殺的罪名，將周義夫處死。

又過了幾年，孫識之被調派到河北，是時河北盜寇猖獗，也不管是民家或是官邸，一旦闖入，就是無止盡的燒殺擄掠，孫識之一家人也沒有逃過這場災厄，全部都死在盜匪的手裡。

唉！周義夫財大氣粗，固然有他的過失，但孫識之勸諫不成，反在自己心頭埋下仇恨的種子，以致於在司法之前，挾帶了私人的恩怨，無法做出公正客觀的判決。假公濟私的結果，卻賠上自己與家人的性命，到頭來家破人亡，下場與周義夫又有什麼兩樣？

善因種下福果，惡因種下禍果，因果的理論雖然簡單，事象卻頗為繁複。有因一念做成了極大善業，便消去了許多小惡的；也有因一念做成了極大惡業，便掩盡了許多小善的。那為善卻不得善終之人，是因為今生善業尚未成熟，前生惡果已經先熟了。相反地，為惡而善終的，則是因為今生惡業尚未成熟，前生善果先熟了。只為身口意三業時刻造作不停的因，就有那善惡相間發生的果。果報有三種：一是「現報」，即今生作善作惡；今生便受福受禍的，二是「生報」，即今生作善作惡，等到來生才受福受禍的；三是「後報」，即今生作善作惡，等到多生以後，或無量劫後，才受福受禍的。三者交錯出現，正如天地之大，使人難以捉摸。世人只看眼前，便不免對因果心生疑慮，起了怠惰心，為善之念就不堅定了。須知積善雖能得福，卻好比商人做生意一樣，也不見得每日都有盈餘。必定要深謀遠慮，通盤打算，才能看的出盈虧的全貌。所以我們在失意之時，應生慚愧心，生懺悔心；在得意時，應生





精進心，生慈悲心。千萬不可因為一時的起落，或怨天尤人，或放縱自滿，加速折損了自己的福報。

甲、遇雲谷了凡畢竟不凡

袁了凡本名袁黃，是明朝江蘇吳江人，幼年的時候因為父親早逝，就遵從母親的安排學醫濟世，放棄了科舉這條路。有一年，他在慈雲寺中遇見一位精通命理學的孔先生，為他以皇極經世之數算出了未來幾十年的命運。這其中包含了袁了凡縣試、郡試、學試的名次，以及之後為官任期、俸祿幾斗、壽命幾歲，全部都算得一清二楚。袁了凡將孔先生的話仔細地記錄下來，並且依照命運的安排，踏上科舉從政之路。接下來這幾年當中，孔先生的預言一一應驗，袁了凡的內心也更加肯定，人的命運早已被一股冥冥中的力量給安排好，不論是科舉的名次，抑或是成名的早晚，更甚至是命中該有的福份。正因如此，漸漸地他對這世間

的一切都看得淡了，內心也不再希求什麼，因為他相信，無論他做出怎樣的改變，也總是逃不出孔先生為他算定的命數。

這一年袁了凡選入貢生，即將到京師的國子監繼續深造，不過在入學以前，他來到了棲霞山中，拜訪一位得道高僧——雲谷禪師。

雲谷禪師與袁了凡在禪房中，兩人對坐了三天三夜都沒有闔眼，雲谷禪師很久沒有見到這麼有定力的年輕人，覺得很有意思，於是問他：「凡人之所以無法轉凡成聖，大抵是因為妄念太多，無法專注。你與我對坐三日，竟能不起一絲妄念，這是什麼緣故？」

袁了凡畢恭畢敬地回答禪師：「從前我遇上一位孔先生，他自稱得到宋朝邵康節先生的真傳，用皇極經世之數為我算命，我既知這一生命數已定，榮辱生死，也無可改變，就是要打妄念，也不知道該想些什麼才好。」

雲谷禪師聽了撫掌而笑，他說：「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方才我還以為自己終於遇見了豪傑，沒想到你也不過是個凡夫俗子。可惜了！」袁了凡被禪師這番話弄得一頭霧水，趕緊拱手向禪師求教。





禪師徐徐開口道：「凡是存活在這世間的一切有情眾生，必定有他命中注定的運數，但是卻有兩種人不會被氣數給束縛住，一種是極善之人，另一種就是極惡之人。極善之人因為多行善事，即使原先注定沒有富貴功名，命運也可能因為他的努力而扭轉；極惡之人多行不義，就算命中應該要富貴長壽，卻也有將福報用盡，惡報提早現前的可能。這二十年來，你以為一切都在孔先生的預測之中，於是就聽天由命，不曾做出絲毫改變，我說你是凡夫，難不成還委屈你了嗎？」

袁了凡知道禪師有意指點，趕緊抓住機會請教他：「依禪師的意思，難道命數是可以躲過的嗎？」禪師回答他：「自古以來命由我作，福由我求；積善得福，造惡折福，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佛典有云：『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你想佛菩薩豈會犯戒妄語來欺騙世人？」

袁了凡想了想，繼續追問：「孟子曾經說過，仁義禮智，求則得之。由此看來，道德仁義一類的心性修養，確實只要肯下功夫，人人都可以做到；但是說到功名利祿，這是身外之物，既然外在條件難以掌

控，我們又該怎麼去追求呢？」

雲谷禪師回答他：「孟子此言確實不錯，但是你的理解卻大有問題。六祖慧能大師曾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只要你肯停下腳步，誠懇懇地往內心去追求，沒有什麼福是感召不來的，即使是外在的事物也一樣。不過前提是你要懂得反躬內省，若是只一心向外追逐名利，那是一點兒用也沒有的。」他停頓了一會兒，問：「孔先生預言你的將來如何？」袁了凡便將孔先生的預言一五一十地報告禪師。

聽完以後，禪師沉思了好一會兒，又問他：「我要聽聽你的想法，不妨老實告訴我，你覺得自己應該考取功名嗎？命中應該要有孩子嗎？」袁了凡想了想，深鎖著眉頭回答禪師：「不，我不這麼認為。照理說官場上那些意氣風發的大人物，大多福報深厚，像我這樣先天福薄，後天又不懂得積功累德的人，是沒有那個福份的。至於子嗣的問題，由於我本性愛乾淨、易動怒、惜名節、擅言詞、喜飲酒、輕睡眠，這些都是造成我無法生育的原因，不過我明明知道這些缺點，卻又無法痛徹悔改，所以才會遲遲生不出孩子吧！」





雲谷禪師點點頭，告訴他：「你的分析很正確，其實不只功名與子孫是這樣，一個人該享有的財富、壽命、運途也都與他的一舉一動息息相關。今天你既然知道自己福德淺薄、習性又差，那麼就更著手從這裡改造起。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你要厚福，便要積德；你要子孫，就要包容，還要好好調養自己的身體。《尚書》中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詩經》也說：『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這都是古人的教化，由此可見，命運是可以靠著自己的力量去扭轉的。孔先生雖然算定你的命數，但若是你從今天開始擴充德行，力行善事，廣積陰德，這都會成為你自己額外求來的福，不在他的算計之中，你的命運，自然也就因為這些善行大大地改變了。」

袁了凡得到雲谷禪師的指點，心境頓時豁然開朗，他先到佛菩薩像前發露懺悔，寫了一封疏文，請求佛菩薩加持，讓他順利考取功名；接著又發願即日起力行三千件善事，以報答天地祖宗的恩德。臨別前，禪師親自教導袁了凡持準提神咒，並將準備好的功過格交給他，指示他將

每日所行之事都記錄在上面，方便檢視自己所做的善事與惡事。

袁了凡回到家以後，天天行善積福，落實雲谷禪師指點的方法，照著功過格上的紀錄反省自己的言行舉止、起心動念；為了改過自新，他還將自己的名號由學海改為了凡，用意就是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落入凡夫的窠臼。隔年，科舉禮部考試，原來孔先生算袁了凡該考第三，結果卻成了榜首。這還是他的預言頭一次沒有應驗。

在那之後，袁了凡逐漸擺脫了孔先生的預言，原先孔先生說他考不上舉人，卻意外考上了；算他命中不該有孩子的，卻一連生了好幾個兒子。當初孔先生告訴他壽命只到五十三歲，沒想到到了那一年，袁了凡也安然度過了。之後他為了向子孫宣說這段「改造命運」的親身經歷，在六十九歲那年寫下了《了凡四訓》，以立命、改過、積善、謙德作為袁家的家訓，由於內容發人深省，如今往往被拿來當作勸人為善的活教材。

後來袁了凡活到了七十四歲，明熹宗還追贈為尚寶司少卿，這些都不在孔先生的算定中。可見業力、天命雖然難違，但是只要有決心有毅





力，人定還是可以勝天的！

乙、同遭際心變運程亦變

在豫章（今江西）這個地方有一對雙胞胎兄弟，出生的時候，是並著肩從母親肚子裡一起鑽出來的，所以一直無從判定到底誰是哥哥，誰是弟弟。這對雙胞胎不但長相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就連聰明才智也不相上下，在取好名字以前，就連他們的母親也沒有把握分辨誰是誰。

二十歲那年，兄弟倆雙雙考上了秀才，覆試的時候，主考官面對相貌莫辨的兩人呵呵大笑，他說：「我讓你們兩人一個進入府學，一個進入縣學。從今以後，府學那位就當哥哥，縣學那位就是弟弟囉！」從這一天開始，他們才定下了長幼順序。

婚後，他們的父母擔心兒媳婦認錯人，就教她們靠服飾與鞋襪來分辨自己的丈夫，可見兩人的相似程度，並沒有因為年紀漸長而有所改

變。隔年，兄弟倆在同一個月份喜獲麟兒，並且不約而同獲得政府補助的俸祿。豫章的人都說：「這兩兄弟無論命運或是外表都一模一樣，看來他們的後半輩子，大概也會不斷遭遇同樣的事吧！」

雙胞胎三十一歲的時候，離鄉前往省城參加鄉試，一起住在暫時租來的房子裡。在他們的住所隔壁，有一位風韻猶存的寡婦，她見新來的鄰居年輕斯文，就主動前來勾引哥哥，不料卻被哥哥嚴詞拒絕了。哥哥心想，小弟與我面貌相同，那位寡婦必定會再對他下手。於是他把寡婦投懷送抱的事情告訴弟弟，要他提防那個女人，不要一時落入溫柔鄉，做出了敗壞名譽的事情來。弟弟雖然口頭上說是，但是親眼見到那位寡婦後，他就將哥哥的一番告誡都拋在後頭了。

起初，寡婦沒有見過他們兄弟倆同時出現，私會時也都是弟弟偷偷溜到她家裡來，所以她一直誤認為弟弟與哥哥是同一個人，而弟弟也沒有打算說破，就一直隨她誤會下去。

弟弟與寡婦廝混了一段時日，逐漸對她有了感情，枕畔細語時，他對寡婦許下承諾，若是考中舉人，就要將她娶進門。沒想到放榜的那一





天，卻是哥哥取得了舉人的資格，弟弟落榜了。

弟弟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故意在寡婦面前說得天花亂墜：「唉，先前對妳許下的諾言可能要暫緩了。如今雖然中舉，但我想當務之急，還是應該要把重心先擺在明年的會試。你放心，等到我考上了進士再來娶妳，到時候妳不但有享用不盡的榮華富貴，迎親的排場還會比現在加倍風光。」弟弟眼見寡婦被他的甜言蜜語唬得一愣一愣，竟還厚著臉皮，開口向她借錢，說是要作為隔年前往京城的旅費，寡婦不疑有他，馬上交出了全部的積蓄。

第二年的春天，哥哥如願考取進士，弟弟卻因為上一次的鄉試沒有通過，必須再等上兩年。這段期間，他一直躲著寡婦，可憐的寡婦卻因為聽到傳聞，豫章的某書生考中進士，以為那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情郎，而在家中痴痴守候。可是她等了又等，情郎非但沒有依約前來迎娶，甚至連一封關心的書信都沒有。人財兩失的寡婦終日以淚洗面，她寫了一封信託人送到豫章，想要知道情郎因何負心，但是還沒來得及等到真相，她就抑鬱而終了。

寡婦的信意外落入雙胞胎哥哥的手中，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手足至親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面對哥哥的逼問，弟弟逃不過良心的譴責，將他與寡婦私通一事全盤托出。哥哥懊悔萬分，只恨當年沒能好好阻止小弟，不但連累了一個孤苦的女人，也葬送了小弟的大好前途。

隔年，弟弟最疼愛的大兒子無故夭折，他因為哀傷過度，哭到雙目都失明了。不久，他終究因為受不了近日來的連番打擊，不幸身故了。反觀心地純正的哥哥，不但登科入仕，膝下又多子多孫，處處受到鄉里的讚揚。這兩位兄弟明明有著同樣的家庭背景與天賦，最終卻換來天差地遠的際遇，這真足以證明，福德確實是個人心中善惡所造成的啊！





十五、利人

世界上沒有幾人願意吃虧，個個都只想著如何佔便宜；但我們想佔便宜，須從利人處下手，因為利人也就是自利，千萬不要朝損人處去下手，因為損人也就是在損己。要知道宇宙間萬物川流不息，追溯上去是沒有源頭的，推下去是沒有終點的，無一時不是前後相續，也無一刻不是大小相通。就拿「個人」來當例子吧，我們由心理的、生理的、物理的關係，便有風俗的沿習、血統的遺傳、教育的培養，處處和全人類呼吸相應。舉「大眾」來說，人民生命的保障，又要仰賴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組織，各組織又各有他應具的條件，食必需於農，住必需於工，而農工等又必互相為助，才能夠生活。所以想一人安樂，必先要一國安樂；想一國安樂，必先要全世界安樂。現在是全世界都不安樂，因此沒有一個人得到安樂。其實從空間講，人類的關係是交遍互融的，因此自己與他人的界限首要應除；從時間講，生命相續不斷而不限於一世，因此死生的苦惱次要應息。無奈世人的知見，橫則限於有限的空

間，縱則限於有限的時間，把自己看得很小很小，錯認了狹小的假相為我，把生命洪流上的一點假相認為自己，於是逐境生心，循情造業，自私自利，自討苦吃了。

甲、發積糧將工代賑

北宋真宗年間，邵靈甫在常州擔任知府，他在執政手段上深謀遠慮，私底下又樂善好施，很受到百姓的愛戴。他將平日為官所得的米糧都儲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經過長年累積，邵靈甫家中已經存有好幾千石（一石約為百斤）的稻穀。

有一年，國內發生乾旱，四處都在鬧饑荒，有人知道邵靈甫存了很多米糧，就勸他拿出來賣，趁機大發利市。邵靈甫只淡淡地回了一句「邵某豈會貪這種不義之財」，就將那人打發走了。不久，又有人前來勸他，如果怕此時賣米落人口舌，那不如乾脆免費發放給災民，也





是一項義行。邵靈甫卻客氣地婉拒：「此時開倉賑災，恐有沽名釣譽之嫌。」眾人希望落空，當場窸窣窸窣地議論起邵靈甫的為人，更有人忍不住罵他：「說得那麼好聽，我看你只是想要圖利你自己吧！」邵靈甫不怒反笑，只說：「邵某自有打算，各位請回吧！」

不久後，邵靈甫將積藏的穀物盡出，卻不是直接發送給災民。他在災區招募大量民工，修築自縣城至濮溪鎮總共四十里左右的道路；接著又疏通了蠡（音同李）河、橫塘等八十餘里的渠道，把罨（音同眼）畫溪與震澤湖，也連通起來。他的計畫一出，不但為大批災民解決了生計上的問題，也對各市鎮間的交通運輸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看邵靈甫以一己之力，利用積穀，開發後來以工代賑的風氣，實在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仁心仁術了。鄉人為了感謝他的付出，特贈匾額懸於邵氏宗祠堂前，上頭書寫著「功存施濟」四個大字。他不僅活到九十多歲，兒孫輩也都在朝廷盡心盡力，據說邵姓一族就出了九位御史，鄉人都暱稱他們的祖墳為九御墩，只可惜現在已經不復存了。

乙、拋殘草招禍自戕

宋朝的時候，有一個在經略府當差的統兵張某，奉了上級的命令到外地去出差。張某中途經過某驛站，在那裡過了一夜，臨走前，因為覺得驛卒態度不佳，服侍得不妥貼，他就把馬兒吃剩的草梗丟到驛站旁的井裡洩憤。

不久後，張某奉命出差又經過此地，當時是大熱天，暑氣逼人，張某趕了一整天的路，非常口渴，此時他看見眼前有一口井，二話不說就奔過去，汲起裡頭的水喝。井水冰冰涼涼的，一喝下肚，暑熱便去了大半，張某連飲了好幾口，沒想到突然間臉色發紫，短短幾秒內就斷氣了。原來，張某先前丟入井裡的草梗還留在那裡，他因為不及細看，也忘了自己從前做過的事，竟被草屑哽住呼吸，窒息而死了。

孟子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張某存心害人，結果卻害到了自己，這是出爾反爾，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自作自受。所以古人告訴我們「吃虧就是佔便宜」，最初默默承受，看似吃了大虧的人，結果往往



會招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張某若是懂得這個道理，也不致慘死了。



十六、利物

世間有生命的東西，除了人類之外，還有在天空飛的，水中潛的，陸上走的，種類不可盡數，統稱為動物。人和動物雖分靈蠢，但貪生怕死則同，愛戀親族則同，殺戮當前而知苦痛則同。所不同的，人有智，物卻無智；人能言，物不能言而已。人力強，物力弱，人們要隨時保護，隨地愛護，使牠們各得其所，才合天理。人類雖被稱為萬物之靈，但絕無吃萬物之理。人類和動物，同受生生之氣，同處天地之間，正如人有嫡子長子，又有幼子庶子，雖有長幼嫡庶之分，總是一般的骨肉，一樣地親切。試想一個人身上被拔了一根毛便要全體震驚，受了一針之灸可使全身感痛，便可想到這一體本是全體之體，那眾生即是我，我即是眾生。氣血既然相同，牠們若是遭遇悲慘，我們又怎能置身事外？我國向來有戒殺放生的美俗，各國近代也有許多保護動物的組織紛紛成立，可惜推行得仍不夠廣，大眾的理解也還不夠明白透徹。既然連利物都作不到了，又如何能作到積極利人？心中既然不存仁慈的念頭，那麼





殺機就容易醞釀，一旦爆發，便成浩劫。近年來，世界經歷了多次人禍的浩劫，這無非是人類殺機的引動。期望經過這番深沉劇烈的苦痛之後，眾人能及時回頭，猛省改悔。要知道世間治亂安危的關鍵，就在這一個上頭！

甲、療雀飢全家免難

河南有位柏之楨，宅心仁厚，對於萬物都能本著慈悲之心，溫柔相待，即使小蟲子爬進了屋裡，他也一視同仁，不忍殺害。小動物們有感於他的慈心，都很喜歡接近他，每當柏之楨拿出食物的時候，鳥雀們就紛紛飛到他的面前，一點兒也不怕生。要是遇上寒冬，小鳥們無處覓食，柏之楨就會親自把庭前的積雪掃除，整理出一片乾淨的空地，在上頭灑滿碎米，幫助鳥兒們度過寒冬。

後來流寇入侵河南，攻破了縣城，到處破門打劫，受害的百姓遍佈

全城。這一天，流寇來到柏之楨的家門口，正要攻進去，卻看到台階上聚滿了成千上百隻鳥，流寇以為這屋子荒廢許久，無人居住，所以就掉頭離開。柏之楨家中二十餘人，全因為這群鳥雀而保全了性命。

宋朝的時候，宋郊與宋祁兩兄弟一起在太學中讀書，準備參加來日的科舉考試。有一次，他們遇見一位自稱能觀人面相，預知命運的僧人，他觀察兩兄弟的面貌許久，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哥哥宋郊雖然能夠登科，但是名次不大理想；反觀弟弟宋祁，卻是狀元的命格。」

不久後，他們居住的地方連日暴雨，四處都是泥濘積水。宋郊來到戶外的時候，偶然見到一個即將被淹滅的蟻穴，他趕緊在附近找來竹枝搭成橋樑，幫助那群螞蟻避開水難。想不到這個無心之舉，卻為他的命運帶來巨大的轉變。

兩人應考後，等待放榜的期間，再度遇見那名僧人，這回僧人看到宋郊嚇了一跳，他說：「我觀先生相貌，與上次見面已經大不相同，雖然弟弟宋祁仍是狀元，但是你的功名，卻不在弟弟之下。」後來放榜時，原定宋祁是狀元，章獻太后卻以弟弟的名次不該在兄長前面為由，





讓宋郊排名第一，宋祁第十。

古代有戒殺放生嘉言：「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求己。如欲延生須放生，此是循環真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汝若死時他救你。延生子無別方，戒殺放生而已矣。」宋郊舉手之勞，救了數百萬條螞蟻的性命，自己高中狀元；柏之楨愛護動物，全家人賴以存活，這實實在在的例子，還由得我們存疑嗎？

乙、輕蟻命幼子捐生

杭州有一位兇悍的婦人，生性嫉蟲如仇，只要見到螞蟻爬進廚房，她就立刻點起火把，將成群結隊的螞蟻燒個精光，每次一把火下去，命喪在她手下的螞蟻難以計數。婦人的惡行還不只如此，若是讓她在戶外看到蚯蚓的巢穴，她一定會用生石灰將洞口填滿，蚯蚓們出不來還不打緊，可怕的是，要是遇上下雨天，雨水與石灰產生的化學反應放出高

溫，蚯蚓們就會被困在洞中活活燙死。婦人見到這些小動物臨死前痛苦掙扎，非但沒有激起一點憐憫或是懊悔之心，彷彿還上了癮似的，經常以此為樂。

後來婦人生了一個兒子，她一改平時的暴戾，對他疼愛有加。有一次婦人因事外出，將小嬰兒單獨放在床上，等到她返家的時候，滿心期待來到房間，卻見到床上漆黑一團，卻不見兒子的蹤影。此時一股不好的預感閃過她心頭，她趕緊上前細看，沒想到床上的那團黑影，卻是成千上萬隻螞蟻爬滿她的愛子，將他吋吋啃噬殆盡。婦人親眼見到愛子慘死，痛不欲生，果然不久之後，自己也暴斃身亡了。

杭州雲棲蓮池大師說：「我不敢一下子就逼你們吃齋，但先勸你們由戒殺做起。戒殺之家有善神守護，災橫消除，壽命延長，子孫賢孝。吉祥種種，難以一一道盡。」可惜這位婦人雖然住在杭州，卻無緣聽聞大師法語。殺心一起，災橫隨即到來，既拖累兒子早夭折，也縮短了自己的壽命。好好一戶人家，因為不懂得戒殺護生的道理，弄到這般結局，豈不可憐！





十七、救民

民生主義，原是最好的救國主義；但在上位者若是不懂得民間疾苦，民生主義便成空談。「民」是一國之本，本固國才能安，所以救民便是救國。要是不懂得救民，那就更不用說要救國了。肯真心喚老百姓為「同胞」的人，必聽得進佛法的「空」義，能理解空義的，必定也能解無我義；一個人能作到無我，說要犧牲就真能犧牲，說到救世就真能救世。再者，他也必聽得進佛法的「不空」義，能解不空義的，必能解「慈悲」義；所謂不空，就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救世弘願，和利他的慈悲本懷。修行到了這一步，能夠看破無我而不斷慈悲，雖行慈悲而不執有我，於是以空為基礎，而向不空上去實踐，那他還貪污做什麼，還欺騙民眾做什麼？全國人民都能作到如此，國家必然安樂富強。須知民生主義也就是民主主義，我們國家的主人翁今日是苦到無可再苦了，《尚書》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想要國家安寧，就要及時地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甲、澤及昆蟲良將心地

曹彬是北宋開國名臣，他雖為一介武將，然而征戰沙場多年，卻從不輕易濫殺無辜。北宋乾德二年，宋太祖發兵討伐後蜀，曹彬受命擔任都監，當時蜀地周圍幾個郡縣都已經被攻下，宋軍士氣正盛，帶兵的將領們經過一番商討，認為此時屠城再好不過，一來可以挫挫敵軍的銳氣，二來搶回一些婦女財寶，也可以犒賞士兵連日來的辛勞。此時，人人都想著到時候如何瓜分戰利品，唯有曹彬義正嚴詞地制止這樣的暴行，也免去了更多無謂的干戈。

南漢覆滅以後，宋太祖又派曹彬率兵攻打金陵，要將後主李煜所屬的南唐勢力全數剷除。金陵城被宋軍包圍以後，曹彬數度緩下攻勢，希望可以換得李煜主動歸降。等待的期間，他又派人對李煜曉以大義，使者這樣轉達他的意思：「時勢已然如此，你再頑強抵抗也是無用。現在我所關心的，是如何才能夠讓全城百姓倖免於難，你身為一國之君，應當也要有如此體悟。乖乖歸順大宋，才是上策。」





過了幾日，金陵城眼看就要被攻下，曹彬卻突然臥病在床，不問戰事，各位將領心急如焚，趕忙前來關心探視，曹彬對他們說：「我的病情相當特殊，一般的藥物無法治療，不過只要在座諸位誠心發誓，攻陷金陵城的時候，不妄殺一位無辜之人，我的病自會痊癒。」由於曹彬為人寬厚，將士們一向敬重他，所以眾人當場焚香立誓，希望曹彬的病情能夠盡快好轉。過了兩天，金陵城雖破，但全城的百姓與李煜君臣都因為曹彬的仁慈與機智而得以保全。

古時候兩軍相接，戰敗一方的婦女往往淪為受害者，若不是被侵犯，就是被捉去作奴隸，但只要曹彬參與的戰役，就絕對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他下令將戰敗被俘的女子集中在一處，暗中保護著，等到風頭過了以後，再派信任的手下四處查訪她們的身世，並護送她們回家團圓。如果是親人都已經亡故，或是單身的女子，就幫她們準備好嫁妝，找個合適的人家嫁過去。

他治理徐州的時候，有一個當地官員犯法被捕，曹彬聽說那位官員才新婚不久，就將他受刑的日期延緩到隔年。有人問曹彬為什麼要這樣

做，他回答：「若是現在就懲罰他，他的父母必定會認為是新娘子觸霉頭，往後她在夫家的日子恐怕就要不好過了。反正我只是將刑期延後，刑罰的內容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或更動，在法理之外，為人留一點後路不是也挺好的嗎？」

曹彬性情仁厚，在朝廷的時候未嘗忤逆犯上，也從來不會去批評他人的過失；在外征戰多年，不曾取過分毫的不義之財，所以家中也沒有什麼積蓄。有一年冬天，他想要將舊屋翻新，結果在整理家中物品時，發現許多蟲子蟄伏在暗處，他才猛然想起，現在是動物冬眠的季節，若是貿然翻修，必定會引起不少小動物傷亡，只好趕緊作罷。

曹彬過世以後，追封為濟陽郡王，諡號武惠。皇上對於曹彬的離去相當不捨，即使是若干年後，與臣子們偶然提及曹彬，他還是會難過得掉下淚來。朝廷為了答謝曹彬對國家的付出，尊封他的妻子為韓國夫人；而曹彬的十幾位親族、門客也因為他的關係一併得到封賞。

曹彬一共有九位兒子，大半都在朝廷當官，其中曹瑋、曹琮（音同從）、曹璨三人，更是一代名將，而曹玘（音同起）之女，即宋仁宗的





第二位皇后，她繼承了曹家的寬厚慈愛，母儀天下，協理六宮，死後被追諡為慈聖光獻皇后。

乙、殘民以逞為相不終

戰國時期，各國求才若渴，無論是身懷絕技的能人異士，或是政治經濟領域的專才，往往能夠受到重用，平步青雲。秦王嬴政四年，一名韓國間諜利用修築渠道耗費秦國銀錢的事情爆發，始皇大怒，下令將外國籍的官員一律驅逐出境。此時楚國上蔡人李斯上書勸諫始皇，以他滔滔無礙的辯才向始皇闡述有容乃大的重要性，這篇文章就是史上有名的《諫逐客書》。

李斯在逐客事件後受到始皇的重用，盡心協助始皇統一天下。首先，為了加強地方控制，他將全國劃分為許多個郡縣，由中央分派郡守前去管理，再將全國的富豪集中到咸陽居住，以便就近監視。再來，實

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制度，這一方面，他確實是貢獻良多，只不過在政策快速推行的過程中，不免勞民傷財，引發民怨了。

始皇三十四年，已經貴為丞相的李斯建議始皇採取愚民政策，不要讓百姓吸收了書本上的知識，而知道非議朝政。始皇權慾薰心，竟然聽從李斯的意見，下令將民間的藏書盡數燒毀，只留下一些醫藥、巫卜、種樹類的書籍。這道政令一下，不只剝奪了百姓知的權利，更燒去了許多珍貴的文書典籍。

始皇三十七年，皇上帶著李斯、宦官趙高與王子胡亥一行人出遊會稽，來到半路，始皇就染上重病，他自知不久人世，匆匆留下遺言要太子扶蘇繼承王位，就駕崩了。然而深受始皇寵信的趙高因為握有皇上印璽，加上先前曾教授過胡亥，因此有意竄改遺詔，擁立胡亥為帝。他先是費了一番唇舌說服胡亥，又向李斯威逼利誘，終於三人達成共識，成功瞞過了隨行的官員與衛士。在這場政變中，李斯雖然是迫於無奈，但是身為丞相，不能盡忠職守，維持朝政的安定，終究是愧對天下百姓，難辭其咎。





胡亥繼位後，在趙高的慫恿下頒布新的法令，對於犯罪之人施行連坐法，一方面剷除朝中異己，另一方面則是要百姓臣服於他的威嚴之下。除此之外，胡亥還在各處大興土木，耽溺宴遊。百姓受到這樣的壓榨，不由得起了反叛之心，陳勝、吳廣在山東揭竿起義，李斯見到亡國的徵兆，數度進言勸諫胡亥，然而趙高卻趁隙在胡亥面前誣陷他，說他們李家與陳勝、吳廣同為楚人，因此他的長子李由才會守備不力，放任他們造反。李斯知道胡亥信不過自己，深怕禍從天降，只好又上書一封，對胡亥逢迎拍馬，將他的決策與方針誇獎了一番。至此，李斯為了保全自己與家人，已經再無上位者的人格可言，即使後來他無法忍受胡亥的昏庸無道，曾有幾次想私下找胡亥深談，但是趙高隻手遮天，除他以外，臣民們難以見到皇上；而李斯又將自己的性命看得比黎民百姓重要，因此他已經不再是寫出《諫逐客書》的李斯，也無法再直言朝政的利弊了。

後來趙高在胡亥面前不斷進獻讒言，甚至憑空捏造許多謊言陷害李斯，李斯知道已經沒有退路，只好向胡亥上書，彈劾趙高。然而昏庸

的胡亥長期受到趙高矇蔽，又豈看的見事實的真相，他雖然派使者前往三川郡調查李由，但是卻任由趙高處置李斯。李斯經過嚴刑拷打，只好擔下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不過他在監獄的時候，還曾上書胡亥，希望用自己多年來為秦國的付出打動他，沒想到這封書信立刻就被趙高扣了下來。有些人說，李斯會落得這樣的下場，想來都是因為當年他陷害韓非的報應。

不久後，胡亥派出的使者抵達三川郡，但是李由卻已經在戰爭中陣亡了，於是趙高就直接串通使者，在胡亥面前編造李由勾結叛軍的消息。最終，李斯被判在咸陽腰斬示眾，臨刑前，他緊握著其中一位兒子的手，兩人哭成一團，他深深嘆了一口氣，說：「如今我就是想跟你一起回到上蔡，過著平凡的日子，偶爾帶著黃狗到東門外獵兔子，也是作不到了。」

李斯發達的時候，他的長男高居三川郡守，其餘的兒子做了駙馬，女兒都嫁給諸侯公子，然而走到了人生的終點，不但自己性命不保，還牽連三族被滅，這又有誰料想的到呢？有一次李由從三川郡回到咸陽，



李斯在家中擺桌設宴，朝中大臣都來祝賀，門口停了上千台車駕，李斯見了這樣的場面不禁感嘆：「我聽聞物盛則衰，我以一介平民受到先帝



拔擢，如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以說是極其富貴了，但就不知往後的吉凶禍福，又待如何？」若依我看，李斯早已明白宦海浮沉的道理，但是他忘卻了為官之道，當要以忠君愛民為先，個人榮辱為後。不懂得善待百姓的丞相，又曾有幾人得以善終呢？

利人，以救民為第一；利物，以放生為第一。放生的方法，應如古人所說，不可定期，以免貪利的人預先捕捉來販售；不可定點，以免貪味的人知道了要隨後去捕捉；不可稍遲，恐怕動物們不能久耐牢籠之困；不可託人，恐所託非人，動物反受其害。只應當在眼前，隨意買放；在曠野，隨處遠放。千萬不要以為殺小是無害的，也切莫以為放少是無益的。先賢曾經提醒我們：「千百年來碗裡羹，冤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今日我們所以活在腥風血雨之下，濃重的火藥氣息裡，正是無始劫來的殺戮所造成。從今以後，我們務必要在一日二十四時，一時六十分之中，儘可能地放生救生。一物不嫌少，眾生不嫌多；蚊蟻不嫌小，牛馬不嫌大；一錢不嫌少，萬金不嫌多。不要怕麻煩，把善念阻了；不要因物價貴，把善緣廢了。大家互相提倡，養成風氣，殺劫自然就要消滅，生機自然就會增長。





甲、兩代慈悲世能出使

明朝隆慶年間，長洲（今蘇州）韓世能以四十歲的高齡進入翰林院，令不少人跌破眼鏡，不過他之所以能夠中年發跡，說起來是有一段淵源的。

世能的祖父永椿住在姑蘇陸墓，家境雖然貧窮，不過善心卻不落人後。陸墓當地有一條河流盛產田螺，滋味很鮮美，因此每天一大清早就有漁人等在河岸邊，要將牠們撿回去加菜。永椿為了阻止這些田螺自投羅網，總是天還沒亮就趕緊帶著掃帚出門，沿著河邊將爬上岸的田螺一一掃入水裡，有時候他連掃好幾里路，掃到肚子都餓了還不肯罷休，只要想到田螺們能夠平安無事，他就可以再撐上好一陣子。永椿這樣一掃，就掃了四十年，這段期間，不知道拯救了多少無辜的性命。

隆慶丁卯年，世能已經四十歲了，他與家人的心裡都很清楚，這一回鄉試應考若是再不成功，前途就真是茫茫一片了。他的父親宗道想起先人救生的勤苦，而今世能又懷才不遇，內心突然浮現出放生的想法。

隔天一早，他將辛苦積存多年的金子全數拿去買烏龜鯉魚等水族，帶到不易被捕撈的水域野放。

當天晚上，宗道夢見一位神人告訴他：「你父親護生多年，功德很大，足以讓後代登科及第；如今再加上你贖放龜鯉，你的兒子今年要選入翰林院是沒問題的。」

那一年，世能果然通過鄉試，隔年的會試、殿試也一路過關斬將，順利晉級。後來世能不僅累官至禮部侍郎，相當於現今的副部長，更曾代表中國出使朝鮮。自世能以後，韓家成為長洲望族長達三百年，古人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果真半點不假。

乙、一念忍狠鄧芝投弓

三國時，蜀國車騎將軍鄧芝奉命前往涪（音同福）陵平定叛亂，某天，他見到一隻黑色的母猿抱著幼子沿山而行，鄧芝向來對自己的箭





術很有把握，一時技癢，就彎弓射向母猿，風聲從耳旁呼嘯而過，遠方登時傳來一聲淒厲的慘叫，那一箭，不偏不倚地落在母猿身上。鄧芝洋洋得意地望向屬下，果然讚嘆聲此起彼落，不過其中幾人的目光，卻還定定地朝著猿猴的方向，露出一絲不忍。鄧芝跟著看過去，卻見小猿拔出母親身上的箭，將捲起的樹葉塞進傷口，為母親止血。鄧芝見到這一幕，只有無盡的懊悔，他大嘆一聲，說：「唉！我一時莽撞，卻壞了一個好好的家庭；身為人類，卻不如一隻猿猴有惻隱之心，看來我的命不長久了！」說完他將弓箭投入河水中，快步離開那個傷心地。不久後，果然就死去了。

像鄧芝這樣的例子，其實歷史上還真不少。有一次，北魏獻文帝到野外打獵，獵鷹幫他抓來一隻鴛鴦。這個時候，獻文帝的耳邊傳來陣陣悲鳴，只見另一隻鴛鴦在空中不斷盤旋，焦急的模樣，連獻文帝也為牠擔憂了起來。獻文帝問左右大臣：「這是怎麼回事？」一位臣子上前說道：「鴛鴦又被稱為匹鳥，總是成對出沒，一生不相離，傳說只要有其中一隻鴛鴦被捉到，牠的伴侶就會因為思念過度而亡。微臣推測，這隻

鴛鴦應與陛下獵得的是一對。」獻文帝不禁感嘆：「雖然人與鳥禽不同道，但是重情重義的本性，卻是一點兒差別也沒有啊！」於是之後他便下詔，國中禁止畜養猛禽，以免再有更多小動物被獵殺。

元好問年輕的時候到并州赴試，路上遇到一位補雁維生的老人，老人跟他說：「我今天早上網到一對大雁，其中一隻雖然給脫逃了，不過卻一直跟在我身邊不肯離去，後來我將網中的那隻大雁宰殺，沒想到，逃走的那一隻隨即俯衝而下，腦漿迸裂而死了。」元好問買下那兩隻雁鳥的屍體，將牠們合葬在汾水邊，用石子堆起一座小墳，取名叫做雁邱，並寫下《雁邱詞》紀念這對多情的雁鳥。各位若曾聽過「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今後便要知道，這千古名句，竟是元好問為了這對雁鳥而寫下的。

眉州有一位鮮於氏，為了治病，就到野外捉了一隻蝙蝠當藥材，將牠磨成細末，加入藥劑中，這時候，突然有好幾隻沒有開眼的小蝙蝠環繞左右，原來是循著母親的氣息而來。鮮於氏一家人見到這情景，不禁痛哭失聲。之後他們改過自新，發誓不再用動物當藥材，手頭較寬裕





的時候，更不時買些小動物來放生。這段期間，鮮於氏雖然沒有繼續服藥，但是他的病卻不藥而癒了。

現今人們往往高唱人道、人權，卻忽略了其他物種生存的權利。為了供應我們生活所需，大量的動物遭到獵殺、屠宰，人們對此都莫知莫覺，但是一經披露，又有幾人能面對那殘酷的真相。須知世界上的慘，莫過於有冤而不能言；世界上的冤，又莫過於無罪而就死。近年來，世界各地頻頻發生重大災難，原因是什麼？人類若是懂得為自己的行為檢討悔過，答案應該就相當清楚了。

人生苦短，患難的時候，或遇兵荒水火，或遭枷鎖牢獄，以及病疫官司饑荒之類，前無可進，後無可退，呼天天不應，喚地地不聞，到了這般田地，真是人生的一大悲劇。前賢說：「人在患難顛沛中，善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又說：「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贊人，都是一般口。」救人不必什麼充足的條件，只要有心，一言也可以雪中送炭。何況或用財救，或用力救，發心至誠，勇往不疑？從這個同體一心的認識上，便能夠發出了光明盛開的大慈悲心。慈使眾人得樂，悲使眾生離苦。菩薩普修六度萬行，都是為了拔濟眾生於苦難之中，所有一切都是方便應化，惟有度生才是最終的目的；一切都是枝葉，惟有大慈悲心，才是根本。《華嚴經》說：「若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來；若令眾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如果能夠拯人之難，就如同拯己之難，這一點心便是諸佛菩薩的度生心，功德是無量無邊的！





甲、還金釧長途僕僕

明成化二年，書生羅倫帶著僕人匆匆走在路上，正要赴京趕考，就在離京城還有幾天路程的時候，羅倫突然憂心忡忡地說：「不好了！旅費已經快要用盡了，這可怎麼辦才好？」此時僕人卻神秘秘地從懷裡掏出一個金手鐲說：「主子不用慌，五日前路過山東的時候，奴才在某戶人家的門外撿到這個鐲子，現在拿去典當，旅費就有著落了。」羅倫聽完滿臉驚恐，他說：「這麼貴重的東西不會無端掉在路上，大概是某戶人家的婢僕在無意間弄丟的，我們快調頭將東西還給人家吧！」僕人算了算日期，勸他日後再做打算，否則兩地往返，會試肯定是趕不上了。羅倫卻很堅持，他說：「萬一那人在這段時間被拷打致死，我們不就鑄下大錯了嗎？我寧可不去參加考試，也不能眼睜睜看著別人因我而送命。」

兩人連夜趕路，終於來到山東，果不其然，遺失的手鐲已經在那戶人家掀起一陣風波了。原來，女主人洗臉時不慎將手鐲遺落在臉盆

裡，婢女也沒看仔細，就將水潑到戶外，才會被羅倫的僕人撿去。不過物品既已丟失，婢女怎麼澄清都沒有人願意相信，女主人懷疑她手腳不乾淨，還編造出這套謊言，將她打了個半死，可憐的婢女好幾次想要尋短。男主人則以為妻子偷偷將手鐲送人不敢承認，數度出言羞辱她，害女主人氣得拿出繩索想要上吊。好在這個時候，羅倫即時出現，不但救了兩條性命，更還給這家人平靜的生活。

鄰人見到這樣的事，紛紛走過來誇獎羅倫，覺得他一定會鼎元（科舉前三名）而歸，不過羅倫哪裡還顧的了這麼多，他揩起行囊，又和僕人匆匆趕路去了。三月初四，他們總算來到京城，趕在期限內倉皇入場應試。考試結果一出，羅倫果然順利取得貢士資格，四月，又在殿試中高中狀元。羅倫的這番遭遇，足可向世人證明善有善報了。

北宋末年，為了應付徽宗大量的奢侈開銷，以及對遼夏外敵的納幣求和，政府不斷向人民課徵雜稅。宣和二年，勞苦終年，不得一飽的農民，終於在方臘的號召下，於江東、兩浙一帶揭竿起義了。雖說方臘的本意是推翻暴政，使人民擺脫困苦的現狀，然而一旦發動了戰爭，受害





的卻往往還是無辜的百姓。

方臘統領的民兵進犯到紹興的時候，有一位名叫黃汝楫的人聽到消息，趕緊將家產全部埋到地下，準備逃難去。可是當他準備妥當，正要離開紹興時，卻又聽說民兵到處搜括財物，強搶民女，目前被扣在營中的女子已經多達上千人，而且方臘還開出條件，若是想救回家人的性命，就得拿錢來換，否則時候一到，就要將她們屠殺殆盡。黃汝楫明白，眾人身上的錢早被洗劫一空，不可能會有多餘的財物可以贖人，於是他將自己埋在地下的兩千串銅錢挖出，全數搬到方臘的面前去。上千條的人命，都因他一念善心而保全了。

當天晚上，一位金甲神人來到黃汝楫的夢中對他說：「上帝因為你救活了許多條人命，賜你五子登科。」後來，他的五個兒子開、闔、閱、聞、閻（音同銀），果然都榜上有名，一家顯貴。依我看，黃汝楫不但善於積蓄，更是一個懂得用錢的人，不然，兩千串錢埋在地下不用，跟瓦礫有什麼分別，何況若是哪天給人挖去，不是也落得兩手皆空嗎？

乙、拾沉箱此恨綿綿

明朝正德年間，崇明縣有位船夫透過媒人的介紹，與同縣的女子談定了婚事，不久就要將她娶進門。不過時值七月中旬，天天都是大風大雨的，他常常在煩惱，真不知婚禮當天會不會也是這種壞天氣。

這天，船夫依舊早起工作，來到溪邊，卻見溪水暴漲，將沿岸的民房都給淹了過去。逃生不及的人們在水裡載浮載沉，險象環生，比較不幸的，則是早已經成為水中冤魂了。這種時候，會游泳或撐船的人都放下自身安危，能救一人是一人，唯獨這位船夫，他只顧打撈浮在水面上的家當財物，對於一旁的呼救聲卻是充耳不聞。

當船夫來到溪水中央時，恰好有位年輕女子抱著一口箱子，向他漂了過來，女子見到船夫，立刻伸長了手，想要攀到船上，但是船夫只管箱子裡有什麼寶貝，壓根兒不想理會那名女子，他用撐船的竹篙連打了女子好幾下，女子終於還是溺死了。這時他將箱子撈上船，急忙打開一看，裡面只放著一張薄薄的八字帖，上頭寫的姓名與生辰八字，正是他





未過門的妻子。他怕一時眼花，又比對了好幾次，這回連籍貫、祖宗三代都看仔細了，卻是一點也不差。常人一時行差踏錯，總是有悔改的機會，然而這名船夫貪財誤

事，親手害死了自己的未婚妻，卻是後悔也來不及了。



「急」是比患難要更緊急的困境，若是稍遲了一步，便要誤事。如當遇上飢寒，則衣食最急；當遇疾病，則醫藥最急；當逢死喪，則殯殮最急；當欠債，則追逼最急。在這種人情的迫切處，一時被逼得走投無路，最是淒涼。凡存善心的人，對於別人的事，原該看作自己親身經歷一樣的關切。一遇到這種情景，便要下定決心，趕緊救濟。拯難濟急事關陰德命數，報應往往也最奇。

世人每當杯酒宴樂的時候，誰不是熱腸義氣，牛皮吹得煞有其事。但一朝朋友有急，富者便要藏匿他的財物，只怕人向他借貸；貴者便要隱匿他的權力地位，只怕人前來倚靠他。從前的熱腸義氣，不知都到哪裡去了！總因他們的福德太薄，所以善緣雖然找上門來，他們卻白白地把行善的機會當面錯過。到頭來，還不是他自己的一樁大損失？像這樣的人，就是佛經上頭說的沒有智慧的「可憐愍者」了。





甲、公子遺書巧償官債

宋真宗咸平年間，王曾參加科舉考試，接連在鄉試、會試與殿試中都得到了第一名，三元及第，喧騰一時。不過在他趕赴京城參加會試的途中，還曾經發生過一段插曲。

考試期間，王曾住在京城附近的一間旅館中，某天，鄰屋傳來一對母女的哭聲，王曾覺得很奇怪，就向她們的鄰居打探。原來，她們積欠了官府許多租稅，無錢償還，如今只有將女兒賣給商人作妾，母女分別在即，所以才會哭得這樣傷心。

王曾將銀子帶在身上，前去拜訪那對母女。王曾告訴她們：「妳們的事情我都聽說了，如果要將女兒賣給商人，那不如就賣給我吧！今後我考取了功名，日日出入京城，妳們母女要見面也方便許多。」王曾說完就將銀錢付清，約定三天後再來迎娶。

母女倆將行李整頓妥當，天天在家中盼著，但是過了三日，王曾卻沒有依約前來。她們焦急地找上王曾投宿的那間旅館，沒想到他卻在幾

天前就離開了。不過老闆拿出一封信，說是王曾託他轉交。母女倆回家拆信一看，信中卻一字不提銀錢的事，只交代她們為女兒找戶合適的人家。母女倆這才知道，王曾怕她們不敢貿然接受陌生人的金援，才繞個圈子來幫助她們。

那一年，王曾在廷試中拿下狀元，正式受到朝廷的任用。據說他沉默寡笑，滿朝官員都很敬重他，有一次，皇上因為太急著聽王曾的建議，連朝服都來不及換，就在承明殿接見他。王曾後來不僅位至宰相，還受封沂國公，顯貴如此，實在都是因為他行善布施，加且施恩不望報，默默修來的福氣。

乙、奸商末日天散囤糧

有一年，文昌帝君來到蜀國應化，不巧遇上飢荒，全國各地糧食歉收，很多人沒有飯吃，活活餓死在街頭。這樣的情形，尤以巴西（今四





川)最為嚴重。當地有一位富翁羅密，囤積了五千多斛的稻穀，就是想趁著荒年大賺一筆，許多人捧著僅有的現金來求見羅密，他竟還嫌開價太低，不願出售。

同縣一位叫做許容的人見到這種情況，馬上將家中的糧食都拿出來布施，還變賣了所有家產，把換來的民生物資妥善分配給有急需的人。許容的願力雖大，不過單憑他一己之力，還是難以拯救無數的災民。他只能日夜焚香禱告，請求上帝庇祐人民度過這次難關。

掌管巴西當地的神明聽到許容的禱告，將這件事呈報給文昌帝君，文昌帝君立刻請求上帝指示，結果上帝下令，要祂將羅密的稻穀拿出來賑災。文昌帝君即刻找上風神，告訴他，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這一天，羅密的穀倉外突然刮起一陣大風，倉門承受不住，一下子就被吹開了，緊接著，成堆的稻穀被高高捲起，化作一陣穀雨從天而降，城裡的百姓見了，都趕緊拿出容器來搶接。這陣「及時雨」下了整整一天，令城中之人都得以溫飽，然而稻穀的主人羅密卻是鐵青著臉，眼睜睜看著多年積蓄化為泡影。之後蜀帝聽說了許容的義行，就任用他

作地方官員；而羅密經過這場教訓，不但家產盡失，名聲也墜到谷底，不久後就上吊自盡了。

三國時期，全琮奉父親全柔的命令押送數千斛穀米到吳郡去賣，沒想到當地恰逢旱災，飢荒的問題相當嚴重，人民急需糧食救援，全琮見狀，就趕緊派手下把米都拿出來發放給災民。回去之後，全柔見他空手而返，氣得拍桌大罵，全琮就乖乖地跪到地上去，向父親磕頭道歉。他說：「孩兒以為買賣並非急事，我們也還不缺這筆資金；但在上位者見到人民遭遇苦難，豈有見死不救的道理？今日之事，確實是孩兒自作主張，未及向父親稟報，請父親責罰。」全柔一聽，反而開始對兒子另眼相看。

後來中原動盪不安，許多士人逃到南方避難，都選擇依附到全琮門下。由於他戰功彪炳，又懂得禮遇下士，因此很受到世人的敬重。孫權在政治上也很倚重全琮，不僅任命他為大司馬，還晉封他為錢塘侯；黃龍元年，全琮娶了孫權的長女孫魯班，成為吳國的駙馬。看上列全琮與羅密兩個例子，一生一死，一榮一辱，正是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了。





凡無倚無靠的，叫做孤。孤兒者，指的是父母雙亡，或父亡母嫁，伶仃孑立的孩子。世間有鰥、寡、孤、獨四種可憐人，是孟子所謂「窮而無告」的人，他們身處困境卻無人傾訴，全仗社會上的公正人士同情憫惜，才有生路。這種現象，太平盛世尚且難免，更何況是荒年大劫？

近幾年來，不知有多少孤兒流離失所，更不知有多少的天才被埋沒。這是國家的損失，也是整個民族的損失。從今往後，我們不但要趕緊想辦法出錢出力養育他們，而且能力所及，還要盡快讓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因為他們將來既可成為國家良好的公民，又可給予國家莫大的貢獻。現在各國都深切感覺到兒童是國家將來的棟樑，因此都大幅運用社會或國家的力量，給他們適切的教育和培養。現前中國各處待救濟的兒童，比各國都要多，所以我們一方面務必要合力支持現存的教養院，一方面還要繼續發起更多的教養院。若是各位肯盡力教養孤兒，不但他們的祖宗要感謝你，全國的人民也都要感謝你。施比受，更有福。如今

我們有緣植福，豈可輕易錯過？

甲、創良模流芳千古

清朝初年，國內溺嬰的風氣達到鼎盛，有些貧困的家庭養不起孩子，或是想要兒子卻生下女兒的，往往將初生的嬰兒活活溺死，或是丟棄在路邊。順治十二年，揚州平民蔡璉在小東門創立育嬰堂，成為拯救這股歪風的偉大人物。育嬰堂的運作規則，是以四人為一個單位，每人每月出銀一錢五分，合資養育一位嬰兒。

育嬰堂裡的孩子除了被父母親自送來，也有許多是堂內義工從路上撿回來的。蔡璉從各地找來一些窮苦的婦人，讓她們將育嬰堂的孩子帶回家哺乳，每月除了支付她們六錢的工資與伙食費，還會在月初的時候考察嬰兒的健康狀況，對乳母予以加給補貼或扣薪。等到孩子三歲大的時候，就會開放民眾領養；不過育嬰堂對於領養之人自有一套準則，他





們對領養家庭的背景都會仔細地調查清楚，不會輕易將孩子送入危險的環境。

蔡璉的這套方法不但免去許多父母的殺生之罪，讓孤苦的孩子有了依靠，還提供不少工作機會，激起四方好善效法的慈心，如此一舉數得，世間的功德，當真莫過於此了。當時，揚州城的百姓因為蔡璉救了無數的嬰兒，都稱呼他為「真菩薩」。蔡璉五十多歲的時候還沒有兒子，自從創立了育嬰堂後，家中接連生下三子、五孫，他自己也活到了八十七歲。善有善報的道理，在他身上是最顯著不過了。

自從有了蔡璉成功的範例，之後各處郡邑村鎮，都興起不少做效育嬰堂的慈善機構，他帶來的效益，不僅僅是一間育嬰堂，更是流芳千古的慈善楷模。現今社服團體的組織是比從前要完備許多，各種物質的條件也比以前更加充裕，想到先賢們在那樣刻苦的環境仍能堅持不輟，我們就更更時時勉勵自己，行善的腳步千萬不能停下！

乙、吞遺產枉送天年

信州（今江西）人劉君祥臨死的時候，兒子還少不經事，於是他交代弟弟君祺：「我死了以後，就請你好好運用我的財產，幫我將這可憐的孩子帶大。我到了陰間一定會想辦法報答你的恩情。」君祺口頭上答應哥哥，哪知君祥一死，他就先用計把姪兒趕出去，再將哥哥的家產全數私吞。

五年後，他們的鄰人張善祥走在路上，忽然遇到神色愁慘的君祥，君祥哭著對他說：「我遭到弟弟的背叛，如今兒子孤苦無依，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流浪。」說到這裡他嘆了口氣，從懷中掏出一樣東西，接著又說：「我這裡有一封信，麻煩您幫我轉交給弟弟。」張善祥聽他這樣一說，才知道君祥已經死去多時了，不過他雖然害怕，心裡卻更多同情，所以一回到家中，就立刻將信交付到君祺的手上。

君祺收到信之後，一時間還不肯相信，以為是鄰人惡作劇。過了幾日，君祺與客人舉杯言談間，突然大叫一聲：「哥哥來了！」接著就從



口中不斷嘔出鮮血，兩隻手懸在半空中，以這樣怪異的姿態死去。

可憐孤兒在這世間無親無故，人人見了都不免要伸手援助，誰知道



天底下竟還有像劉君祺這樣的無恥之徒，忍心對自己的親人下手加害。不過好在天理報應是毫釐不失的，今天你見他柔弱好欺負，侵佔他的財產，來日你就要加倍償還；若是你暴力相向，使他屈服於你的淫威之下，對他頤指氣使，改天你會得到更悲慘的待遇。劉君祺的橫死，大概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過」可以是偶然的錯，也可以是無心之失，聖人都難免要犯錯，更何況是凡夫俗子？遭逢橫逆之事時，其實只需靜心寧省片刻，退一步便是海闊天空。杜牧詩說「忍過事堪喜」便是這種境界。譬如在荒野中行走，荊棘難免沾染上衣裳，此時只須慢慢步緩解，切莫焦燥，便能順利通過！即使人家有錯，也須看他是何等人去應對。如果對方比我賢能，我應當要逆來順受，等待他自己開悟；如他是資質和我一般的，要說之以理，恕之以情；若他是不如我的，那便不需要跟他計較了。

古人說：「凡有橫逆之來，先思我所以取之之故，隨思我所以處之之法，潛不動氣，而靜以守之，則患消而禍遠矣！」禍害出現時，我們只要反求自心，道理自然會顯現，既無須動氣也無須發怒，只要沉靜以待，禍患自然會消除的。一番經歷，得一番進益，省了多少氣力，長了多少識見！況且果能時常挖掘自己的過錯，便是引領自己邁向吉祥的康莊大道，可以得福；犯了錯先自認不是，人家也不好再開口，可以





為自己免去不少禍害。《尚書》說：「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曾文正公也說：「世事讓三分，天空地闊；心田培一點，子種孫收。」所以君子對於自己，常於無過中求有過；對於他人，常於有過中求無過；前賢有言：「律己何妨真面目，待人總要大肚皮。」就是要告訴我們，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道理。他人犯錯時，我們不要總說他理虧而咄咄逼人，也不要因為自己理直而氣焰高張。他人有過，我們只要委婉地掩護，勸導改悔，望他做個好人而已，所謂「隱惡揚善」，就是如此。至於學佛的人，不執我見，不怨人天，愛敵如友，怨親平等。如果能夠做到受惡罵如飲甘露，遭橫逆如逢至寶的時候，那就大家都要向
你道聲恭喜了。

甲、謙君子安享福壽

淮陰有一人名叫強富，他平生謹慎自律，對待他人謙和有禮，在當

地很有名望。每到初一、十五、臘日或是各種節慶，強富總是恭敬地展經誦讀，禮拜神祇，多年來始終堅持不輟。

這一天正值元旦天臘之辰，有一個醉漢乘著酒意來到強富家門前，口中不斷喊些詆毀強富的話。強富見那人醉成這樣，不願與他計較，就讓家人把門關上。後來醉漢越罵越兇，家人與鄰居都看不過去，請求強富處理這件事，沒想到強富卻說：「當此良宵佳節，誰不飲酒呢？酒後意識不清，說些放肆的話是人之常情，若是此時跟他計較，不是有失氣度嗎？」

當天晚上，強富夢裡出現一位頭戴金冠，身披紫袍的神人，他告訴強富：「你在天臘之日能夠忍常人所不能忍，實屬難得。上帝為了要嘉獎你，特賜你多福多壽，子孫世世代代，功名利祿享用不盡。」

後來強富活到了八十多歲，二子一孫，都以明經致仕，一直到強富的重孫、玄孫輩，都還是相當顯赫。這與彭矩的事績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們且看下去。

彭矩是台州人，個性慈祥謙讓，不喜與人爭，即使有人來到院子





裡偷菜，他也總是體諒對方生活貧困，裝作不知情。有一次，與彭矩同住在一間旅館中的客人把傘遺失了，就懷疑是先一步離開的彭矩順手偷去，他怒氣沖沖地來到彭矩家中找他理論。事情雖然不是彭矩所做，不過他也不想爭辯，那人看彭矩好欺負，乾脆就獅子大開口，說自己的衣服也不見了，要求一併賠償。彭矩也不生氣，就照價賠給他。

還有一回，鄰居撈過地界，想要侵占彭矩的土地，有人偷偷前來告訴彭矩，他還是一派悠然，彷彿不關他的事一樣。後來那位侵占土地的鄰人因事遭人告發，彭矩不計前嫌為他周旋，使鄰人免去罪責。彭矩諸如此類的善行很多，難以一一列舉。

這一天，彭矩特地來到廟裡向神明燒香祈福，希望能為彭家求得一個兒子，當天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就作了一個怪夢。夢中神人對他說：「你慈悲忍辱，待人寬厚，兼且作了不少善事，神明已經答應你的請求了。」不久後，彭矩果然連得三子，不必再為後繼無人而操心。之後蜀地發生動亂，死傷很慘重，唯有彭矩一家平安躲過災殃。依我看，這也是他命中應得的福分吧！

乙、狠太守抱痛西河

明末，高郵（今江蘇）有一位徐姓郡守，眼裡容不下別人一點兒過錯，執法相當嚴苛，即使是無心之過，他也無法輕易原諒。在他手下辦事有一條規定，差役在執行任務時，如果不能如期達成，每延一日，就要被杖責五大板。

有一次，某衙役嚴重失職，超過了預定的期限六天才將任務完成，依規定要被杖責三十大板。那位衙役心想，三十大板一次打完，我這條小命還保得住嗎？於是乎趕緊向郡守苦苦哀求，希望能用分期的方式受刑，沒想到還是被郡守斷然拒絕了。到了受刑的那一天，衙役沒能撐過去，慘死在杖下；他的幼子聽到消息，太過震撼，竟也活活嚇死了；而衙役的妻子一夕間痛失丈夫與愛子，經不起一連串打擊的她，只好選擇上吊來逃避這一切。當時府裡的眾多衙役都以為這件事會激起郡守一點愧疚之心，怎麼知道他還是依然故我，絲毫沒有改變他的強勢。

郡守卸任後帶著唯一的兒子回到家鄉，對他噓寒問暖，疼愛有加，





沒想到有一天，突如其來的一場重病卻終止了這段天倫之樂。郡守的兒子在病中胡亂哭喊：「有人在追我！」郡守趕忙問他是誰，過了一會兒，兒子突然變了一個聲調，指著郡守的鼻子大罵：「我犯了什麼樣的罪，嚴重到你要殺我一家三口！」郡守還來不及辯解，兒子就立刻死在他的面前，徐家也絕後了。

自古以來，像徐郡守這樣仗著有權有勢，不肯給別人稍留餘地之人，往往弄到家破人亡，子孫零落。只是他們怎麼不多想想，兩千年前孔子就教我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刻薄待人，或許可以為自己掙得一時的名利地位；不過若要遠離禍害，常保安康，唯有寬和厚德，才是真正的載福之道。

佛典中常用大地來比喻戒律，如《智度論》說：「若人欲求最大善利，應當持戒。戒如大地，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切善法皆依戒住。」又如《薩婆多論》說：「戒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而生，一切佛弟子皆依之而住。」這樣看來菩提道上以戒為基，就好比我們生活在大地上的一樣。萬物沒有比地更深厚的，萬德也沒有比守戒更有福報的；一切善法依戒而住，就有如世界萬物依地而住。古人常言，厚德載福，何況守戒之德？看上文俞淨意早年作福，只因為欠缺一個德字，便如用海沙建塔，久久不能成立；直到他刻意修德，才有了轉折。我們便知道「厚德載福」是個因果關係，必先有厚德，才能載福。另外要知道福德因緣，戒德最高最勝，決不是一般小善所能比擬的。所以《出曜經》說：「戒德之香，上熏諸天，徹十方界，閉塞禍門，不漏諸欲。」《順正理論》又說：「諸天神眾不敢受持五戒者禮拜，國王大臣亦不敢受具戒比丘禮，蓋懼損功德促壽命也。」





受戒前後的差別，在這裡大略一提。戒中最重要，是殺、盜、淫、妄，再加飲酒一戒，這是在家男女眾可持的五戒。如果不能全持，或一、或二、或三、或四，都可隨意；總要看自己的能力所及，不要勉強做給人看，敷衍了事。須知受戒而能持守，功德是無量無邊；但受戒而不能持，就比不受戒的人還要加倍犯罪；而受戒法時，務必發大勇猛心，誓言持守，方才能夠得戒——這些都是要辨別清楚的。至於受戒之前，先要受三皈依，也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皈投，依是依託，好比有人墜海溺水，見到有船駛來，立刻就要趨向前去，這是皈投；上船安坐，這是依託。生死是海，三寶是船；眾生皈依，如登彼岸。

甲、律行精嚴海神歸敬

《大莊嚴論經》裡頭記載一個故事，許久以前，有一群比丘與商人

同船渡海，當船行至海中央時，大浪在船艙打出了一个窟窿，海水滔滔灌進艙內，整艘船不久就沉沒了。在這當中有一個幸運的少年比丘，隨



手抓住一塊碎裂的船板，得以暫時保住性命。他四處張望，想要知道還有沒有人生存下來，卻見眼前有一位上座比丘不斷揮手掙扎，就快要溺斃了。上座比丘慌亂間，見到少年比丘有船板得以漂浮水上，就隔空對他大喊：「佛戒有云，凡事應當要恭敬禮讓上座，難道你忘了嗎？」

少年比丘心想：「如





來世尊確實說過這樣的話，凡遇利樂之事，應優先讓與上座。雖然現在失去這塊木板，等同於失去性命，不過我少年出家，至今尚未得道，現在捨身救濟上座，正是時候！」他心意底定，隨即就把船板拋向上座比丘。就在少年比丘要被大浪捲入水中之時，一旁觀察許久的海神伸出雙手，將他安置到岸上。

海神合掌面對少年比丘，讚嘆道：「我現在要皈依堅持禁戒之人。你在危難中仍能堅持守戒，實在是難能可貴，請你接受我的皈依。」

乙、宿因差別弱弟沉淪

《雜譬喻經》裡有一則故事，過去迦葉佛住世的時代，有兩兄弟一同出家為沙門，只不過他們的個性南轅北轍，修行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哥哥一心求道，每天不斷地精進坐禪，平時恪守佛門戒律；相反地，弟弟雖然出手大方，喜歡布施，卻不重視教條，時常破戒。

後來釋迦佛出世，轉世的哥哥從佛出家，證得阿羅漢，可惜他前生不懂得布施修福，所以現在衣食匱乏，生活過得很清苦。有時候他與好幾位沙門結伴出門乞食，回程時往往只有他一個人還沒吃飽。弟弟這一世投胎在象群中，成為一頭力大無匹的猛象，由於牠在戰場上退敵無數，因此國王很寵愛牠，不但以上等的瓔珞珠寶為牠裝飾外表，還封牠食邑百戶，這頭象在國王的照顧下，要什麼有什麼，過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富裕生活。

近幾年因為糧食歉收，身為沙門的哥哥生活也更加困頓了，有時候連續好幾天要不到飯，只好餓著肚子入睡。這一天，已經連續七日沒有進食的哥哥，好不容易要到一點別人吃剩的粗茶淡飯，勉強活了下來，不過他轉念一想，再這樣下去，自己總有一天會餓死在街上，於是生起了去見弟弟一面的念頭。

哥哥早先用智慧神通見到了弟弟的果報，知道牠現在過得很優渥，就前往象園見他。他見到弟弟的時候，弟弟正與兒女們用餐，不大想理會眼前這名窮酸的沙門，於是哥哥就自己走上前去，掀開牠大大的象





耳，對牠說了句：「我跟你都有罪。」說完就快步離開了。大象細細思考他話中的意思，猛然回想起前世造作的種種因果，頓時，口中的珍饈佳餚變得淡而無味，因為此刻牠的腦子裡，就只剩下滿滿的憂愁了。

從那天開始，大象每天鬱鬱寡歡，不願進食，牠的兒子擔心父親的健康，趕緊找上國王報告這件事。國王問牠：「先前可曾有人冒犯你的父親？」象子回答：「沒有。但若要說有什麼可疑之人，幾日前有一位沙門向父親耳語數言，隨即就離開了。不知道會不會與他有關？」國王立刻派人四處搜尋這名沙門，最後是在樹林間找到他。

國王問沙門：「你在象的耳邊說了什麼？」沙門回答：「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向牠直言，我跟牠都有罪。」接著便為國王說了兩人前世的那段因緣。國王聽了有所感悟，於是讓人放了沙門，不再追究此事。

人的一生是從無始無終的生命洪流中現出來的一節，不是由我們出生的那一年才開始，也不是從死的那一年便斷然結束。一死一生，不過是生命大流中的一種變化假相，總是相續不斷地生滅變化著。如果要徹底免除一切的痛苦和罪惡，就非要尋出一個無上的法門來從中解脫不可。釋迦牟尼佛就是一位先覺者，他說出無量的妙法，教化眾生，使人人都可以得到解脫。因為我們的一念心性，本來與佛同體，佛雖早早就已經開悟，佛性卻並不比我們多；我們雖還在醉生夢死之中，佛性卻也不比佛少，只因為一時迷惑顛倒，暫時掩去了本自具足的佛性。

但若要找回失落的佛性，我們該從那裡下手好呢？善導大師說：「若欲學解，從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諸法，無不當學；若欲學行，當擇其契理契機之一法，專精致力，方能得其實益。」在《阿彌陀經》中，世尊無問自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只要真信切願，念佛名號，就可





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大集經》也指出：「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

佛法雖有八萬四千法門，一切法門卻都要仰仗自力斷惑證真，才能了生脫死；唯有念佛法門，是自力和他力兩者皆備的。念佛法門的修行極為簡單平常，就算是一般民眾也都能從中得益，卻又極其玄妙，真的是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速效。即使是等覺菩薩，想要求得圓滿佛果，也不能不憶佛念佛，求生西方，可見得念佛法門的殊勝了。

甲、淨業精純預知時至

省元法師是山東蓬萊人，俗姓賀，年少的時候聰敏好學，曾經考取秀才，不過接下來他與友人結伴同赴鄉試，兩人卻都沒能考過。法師自是很失望的，但沒想到同行的友人更因此抑鬱而終，他為友人料理後事的時候，體悟到人生無常，當時出家的念頭就逐漸在心中成形了。

一心求道的法師渡海來到奉天（今瀋陽）與高麗（今韓國），遍訪各處高僧大德，起初他駐足奉天中會寺，由思公禪師為他剃度，不久後，又前往天津海光寺受戒。之後幾經各寺間往返苦修，法師已經對禪宗大旨頗有領略。庚子（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在北京一帶發起民變，避難的民眾紛紛逃往山區，法師臨危不亂，帶領大眾一心念佛，果真平安助大家逃過了一劫。

數年後，法師因故來到北京，與拈花寺全朗法師一見如故，後年，他就辭別了原來的寺院，搬入拈花寺，接受終身供養。省元法師在拈花寺的時候，曾經歷兩次的閉關，時間前後長達九年。出關後，拈花寺被擠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此番出關，法師必定是悟出了大道理。沒想到省元法師卻淡淡地說：「文字般若，口頭三昧，都不中用，唯有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時時覺照，字字分明地念上一句『阿彌陀佛』，加以堅定信念，決心求生西方，才是真實受用。」此後，省元法師的修行法門由禪宗轉為淨土，全朗法師也為此歡喜讚嘆，更加敬重他。

量源法師繼位住持後，對省元法師更是禮敬有加，為此，省元法師





曾告訴旁人：「我在拈花寺這段期間，人、地、飯，三緣具足，之後，我應該也會在這裡往生吧！」當時有一位霞光法師，比省元法師晚了兩年進入拈花寺，他們兩人志同道合，彼此很投緣，曾經許下約定，要互送對方往生。

民國壬申（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這一天，省元法師雖然沒有什麼食慾，體力也有些不濟，但還是盡量維持平常的作息活動，精勤念佛。霞光法師見了，就對他開玩笑說：「法師要往生了嗎？」省元法師笑答：「我若往生，你會送我一程嗎？」霞光法師半點猶豫也沒有，立刻允諾：「若是真到了那一天，我必定親自送你！」這時候住持接到消息，帶了一位醫生來看省元法師，但是醫生診斷過後卻找不出病因，也不知道該下什麼藥方。住持很焦急，想要再請一位醫生過來看看，沒想到省元法師卻擺了擺手，說：「不用麻煩。我的時候已經到了，何必再浪費錢請醫生呢？」

到了九月二十六日，法師每隔一會兒就問旁人時間，有人看出了端倪，知道這是法師即將往生的前兆，就互相提醒，法師會在這天晚

上十二點生西。晚上，霞光法師對他說：「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刻，你可要提起精神好好念佛。」省元法師回答：「這還用說，我最歡喜念佛了。」那時候許多僧人在一旁助念，過了一會兒，法師就換了個姿勢，跏趺而坐。霞光法師又問：「你現在心裡明白嗎？」省元法師篤定地說：「我怎麼會不明白！」此時滿室助念聲不絕於耳，省元法師抬頭向西方望了好幾眼，就含笑而逝了。那時候正好是二十七日子時，法師世壽七十二歲，受戒三十七年。

就在眾人見證法師生西的同時，室內突然飄散出一股異香，過了十天以後，香味還是久久不散。當時有些不信佛法的人就說：「哼！我看這肯定是用香水製造的假象。」可是不管他人再怎樣誹謗，那股異香卻日愈濃郁，完全不是世間尋常香味可以比擬的。這樣的異相持續了好一些時候，即使是那些原來不信佛法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有西方極樂世界的存在。

省元法師的遺體火化後三日，他的皈依弟子屈映光居士特地前來探問，法師是否留下舍利子。起初眾人在骨灰中遍尋不得，奇蹟的是，屈





映光居士對著法師的遺骸恭敬禮拜後，原本黯淡無光的骨灰中突然現出一顆顆五彩斑斕的舍利，數量多達上千顆，在場的眾人都禮請了一些回去。又過了十天，他們再回到火葬場時，仍然可以看到好幾顆舍利遺留在現場。

乙、佛慈廣大隨念蓮生

唐朝有一位屠夫名叫張善和，他為了養家活口，每天一大清早就起床殺牛，一生中不知造了多少惡業。臨終的時候，他見到床前聚集了數十頭牛，眼裡閃著忿恨的光芒對他說：「你為何要殺我！」張善和嚇了一大跳，他驚恐萬分地告訴妻子：「快請僧人來為我助念！」僧人急忙趕到，看了張善和的情況，就對他說：「佛經上說，若有眾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臨命終前，至心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十聲，即可立即除去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往生極樂世界。」張善和卻焦急地打斷他說：「地

獄現前，來不及了！」說著他捨棄香爐不用，直接一手引火，一手拈香，對著西方高聲念佛，十聲未滿，就聽到他興奮大喊：「阿彌陀佛來接我了！還賜我一頂蓮花寶座。」語畢，張善和就往生。

或許有很多人感到疑惑，像他這樣一生殺業不斷的屠夫，何以能夠到達極樂世界呢？其實此事可以引用印光大師的說法為證：「五逆十惡之流，臨終能生大慚愧，生大怖畏，志心念佛，隨即命終，亦得往生。以佛慈廣大，專以度生為事；一念回光，即蒙攝受，所謂帶業往生也。」《無量壽經》裡頭，阿彌陀佛第十八願十念必生願，也為我們說道，臨終十念往生；這裡張善和雖然沒有達到十念，不過因為他臨死在即，所以他的心懇切、真誠，阿彌陀佛受到感應，自然就來接引他了。





廿五、念佛之二

念佛固然是超脫妄想執著，返本歸元的第一妙法；然而對於在家人來說，更是親切。在家人身在紅塵俗世，事務繁多，只有念佛一法，最為方便。早晚在佛前隨分隨力，禮拜持念，迴向發願；此外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吃飯，一切時處都能念佛。果真能看破無常，用心真切的人，便不論處理公事私事，交際應酬，鬧靜閒忙，苦樂逆順，也和口中念佛不相妨礙。

念佛功課，是隨人而定的。念佛的時候，要字字句句，聲心相依。誦經的時候，要勻勻淨淨，不快不慢。迴向的時候，要摯誠懇切，從自己心中發出真正大菩提願，普願一切眾生同生極樂世界。我們平日要專以念佛為正行，其餘能力足夠的時候，再來將布施、作福、持戒、和一切對世人有益的事，不論大小多少，都來迴向西方；常使一念不斷，念在彼，那淨土因緣成熟，到臨終往生，便駕輕就熟，無須擔憂了。阿彌陀佛的大願大力，譬如一艘大船，無論何事何物，只要上得了船，便

可以順利到達彼岸，不需擔心會沉溺下去。至於逆風順風，那是上船以後的事；假如你不肯上船，還想以後做什麼？所以蕩益大師說：「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念佛的人要注意，淨土法門是以信願行三法為宗要的；如果能斷疑生信，斷隨生願，斷墮成行，如此三法具足，必定能千修千人去，萬修萬人成！

甲、慶西歸放下一切

歐陽柱，字石芝，自號了一居士，廣東新會人。年少的時候專攻儒學，期許能盡一己綿薄之力，幫助清廷變法圖強，抵禦外侮。只可惜滿清政府仍是積弱不振，歐陽柱眼見頹勢難挽，從此不再過問政事，轉而跟隨楊仁山居士潛心學佛，將希望寄託到西方淨土。

起初，歐陽柱依照《觀無量壽經》第十三觀修行，他在上海龍華鎮築了一個小小的庭園，每天閉門觀相念佛。一段時間後，歐陽柱修行有





成，開目閉目，都能見到佛像光明在前，因此他開心地到處分享淨土法門的美好，凡是與人言談，每每提到極樂世界，總是說到眉飛色舞，歡暢之情溢於言表。他甚至還篤定地說：「世出世間一切值得歡喜讚嘆之事，沒有一件能及的上往生極樂世界。」此話一出，往往激起人們對西方淨土的美好憧憬，進而歸心淨土法門。

歐陽柱的母親朱老夫人為亡夫守寡數十年，晚年在兒子的帶領下，日日修持念佛，到了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安祥地念佛往生了，其時瑞應頗多，也使更多修行淨土之人生起了莫大的信心。

歐陽柱曾經整理出一套決定生西的日課儀規，在當時廣受教徒歡迎，此外，他為了要戒殺護生，還曾努力鑽研烹調蔬食的方法，使素食變得更加美味可口，讓人不必殺生吃肉，就能滿足口腹之欲。後來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夥在上海創設功德林蔬食處，推廣素食之美，中外人士對於他的作法都大表贊同。當時國內幾個大都市突然間興起一股素食的熱潮，許多有心守戒的眾生不必再為肉食殺生所苦，受益良多，這說起來都是歐陽柱的功勞。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已經七十五歲的歐陽柱身體微恙，他預感天時將至，加緊專心念佛，不再過問家中事務，家人有一時難以決定之事，拿來問他，他也只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唯有念佛往生極樂世界，才是最真實的。從現在開始，凡塵俗事我一概不管了。」到了一月十五日下午，歐陽柱一臉平靜，口中默默念著佛號，直到氣空力盡，才閉上雙唇，安然地往生了。

歐陽柱死後全身慢慢變冷，唯有頭頂一股暖氣久久不散，隔天為他更衣入殮，卻發現他四肢柔軟，就好像活人一樣。三日大殮時，他面容紅潤有光，再到頭七之日，他平常淨修的房間突然聚集起一股如雲的白色煙霧，香氣濃郁，滿室都繚繞著這股異香。當時他的家人並沒有焚香，大家都對這股香味的來源很好奇，有人偶然經過歐陽柱的靈柩，發現靈柩中的香味特別濃烈，推測或許就是由這裡飄散出來的。

其實在歐陽柱年輕的時候，妻子曾經問過他：「相公你雖然終日勤勉不懈地修行，可是你要怎麼證明修行是有用處的呢？」歐陽柱回答她：「這還不容易，來日我得道往生後，就釋放出一股香味讓妳聞，這





樣妳不就知道了嗎？」當時妻子以為他在開玩笑，沒想到竟然真的應驗了。

乙、耽世務偏說三頭

從前有一個人名叫張祖留，他雖然是佛教徒，不過一生中汲汲營營，俗務纏身，從來沒有一刻能靜下心來好好念佛。有一次他的出家朋友來探望他，且苦口婆心地勸說：「生死事大，你可要把握時間好好念佛喔！」可是張祖留卻說：「我還有三個心願未了，等到我處理完畢，再來念佛也不遲。」出家師父問他：「是什麼事情那麼重要呢？」張祖留說：「第一，親人後事未辦；第二，兒子未娶；第三，女兒未嫁。」出家師父見他這樣執著，只好搖搖頭無奈地離去。想不到那日一別，從此卻是天人永隔。

張祖留意外過世後，出家師父來到他家弔唁，還為此作了一首詩，

希望能讓在場的親友心生警惕。那首詩是這樣說的：「吾友名為張祖留，勸伊念佛說三頭；可怪閻公無分曉；三頭未了便來勾。」此詩言語雖淺，卻大有深意，若世人能以張祖留為鑑，奮發精勤，信得這句佛號，那麼只此一念，便是破黑暗之明燈，是渡苦海之大船，是脫生死之良方，是出三界之徑路。

人命只在呼吸間，一寸時光，即是一寸命光。人生在世，年年可死，日日刻刻可死；不會只因你這一生的功勳、品德或是年齡而有前後差別，呼吸一旦停止，便是隔世。我們若是自恃年輕力壯，不早點為死亡做準備，萬一有朝一日出了什麼意外，豈不是累得自己與親人手忙腳亂？這位師父的詩雖然淺白，卻有著喚醒芸芸眾生的力量，不可輕視！



